

111 55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南開文庫

第一二二期 目 要

日本之經濟發展及其現狀

何 廉

電子自傳(四續)

王達新

七重割裂的心

胡子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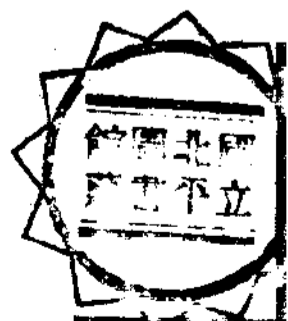
德明的詩(續)

何德明

交 換

南開大學出版社發行
二十二年十二月九日

1932



本刊顧問

- | | |
|-------|-------|
| 方顯庭先生 | 何醉帘先生 |
| 邱宗岳先生 | 姜立夫先生 |
| 黃子堅先生 | 陳弼猷先生 |
| 馮柳濤先生 | 張伯冕先生 |
| 張平羣先生 | 張純明先生 |
| 蔡維藩先生 | 熊大仕先生 |
| 傅錫永先生 | 盧祖詒先生 |

本社第五屆職員

社長 曾憲雄
秘書 楊學通

編輯部

- | | | | | | | |
|---------|-------------|---------|-------------|-------------|-------------|---------|
| 主任 陳振漢 | 言論組 高殿森(組長) | 學術組 李春暉 | 文藝組 劉之根(組長) | 雜俎組 袁可尚(組長) | 校閱組 羅世權(組長) | 英文組 張相曾 |
| 胡篤志 許邦愛 | 洪長偉(組長) | 樂永慶 | 張英元 周壽民 | 吳沛蒼 胡立家 | 劉毓芳 羅慕班 | 毛國琦(組長) |
| 王淑敏 | 許邦華 | 李春暉 | 曹家珣 | 曾用修 | 張煒遜 喻明文 | 張煒遜 |
| 蔡增杰 | 孫元福 | 許邦華 | 江楨 | 王純修 | 朱先裁 | 關彥文 |
| 胡珉 | 馮華德 | 勾適生 | 胡子華 | 崔書香 | 嚴仁庶 | 溫元艾 |
| 郭則虬 | 王達新 | 王達新 | 何德明 | 徐文綺 | 張志堅 | 鄭兆明 |

經理部

- | | | |
|-------|-------------|--------|
| 主任 王珏 | 發行組 陳維基(組長) | 會計 陳敬禹 |
| 陳維基 | 陳川煥 杜毓漢 | 方才英 |
| 周英 | 劉金銘 | 張鑫波 |
| 王旋宇 | 梁術漢 | 婁育後 |

廣告委員會 張鑫波 婁育後

恭賀

新禧

南開大學出版社鞠躬

第一二二期

目錄

日本之經濟發展及其現狀

何廉

電子自傳(四續)

王達新

七重割裂的心(獨幕劇)

胡子華

買哭的故事(創作)

劉榮恩

德明的詩(續)

何德明

病鴿子(創作)

海燕

王大伯的故事(創作)

何德明

Magnesium Manganese(科學漫談)

洪長倬

研究藝術音樂的純正態度

胡立家

歸途(雜感)

仁慶

校聞

英文副刊 (English Supplement)

二十二年十二月廿九日出版

中外匯兌

中國銀行

(國際匯兌銀行)

民國元年成立

資本二千五百萬元

中外匯押

各項放款

各種存款

辦事處 津市六北馬路 大胡同 旭街
金湯路 小白樓 梨棧

分行 天津法租界八號路
北平西交民巷路北

天津東北城角

中央藥房有限公司

The Central Dispensary, Ltd.

Telegram "Century"

Phone 22525, 23157

總經理

國貨

雙刀牌防疫臭藥水
避瘟丹 廣丹

運售原料藥材
醫學各科器械
理化各科材料
經售馳名成藥
防疫救急血清
自製家用良藥
兼配英文方劑
衛生一切材料

電話 二二五二，二一三七

華北

總經理

美國禮來藥廠藥品血清
法國山得爾寧白濁丸
美國派德藥廠各種出品

日本之經濟發展及其現況

何廉先生在經濟學會講
會用修陳振漢筆記

(一) 日本經濟發展之分期

近代戰爭非僅爲軍事勢力之搏鬥，而爲經濟力之競爭，故當歐戰之後，對各國之生產力及富力之研究事業甚盛，而國人則多未之注意。東三省事件之將來開展如何，吾人固不得而知，然無論爲戰爲和，必將牽涉世界其他強國，經濟勢力既爲近代戰爭之主力，對各國之經濟狀況之研究，實不容緩，其中尤以日本最關重要焉。

欲知經濟勢力之究竟，必先知其背景，即其經濟發展之過程與現狀是也。其他問題，容陸續討論。

日本之近代經濟組織，肇始明治維新，以迄今日，其間經過，約可分爲四期如下：

- 第一期 自明治維新起迄中日戰爭止 (一八六八—一九一四)
- 第二期 自中日戰爭起迄歐洲大戰止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
- 第三期 自歐洲大戰起迄歐洲大戰終 (一九一八—一九三三)

第四期 自歐洲大戰終迄今日止 (一九三三—)

此四期之段落頗爲明顯：第一期方當明治維新之後，經濟建設多爲基礎工作，採用西洋各國之經濟組織，以爲張本，從事改革；而後逢甲午戰勝，彼邦人士，益加興奮。第二期在經濟發展上較第一期爲重要，當時日本乘中日，日俄戰勝之機會，國際地位得以驟然增高，海外發展其爲順利，高麗、台灣皆於是時相繼佔去，國富增加，乃得從事內部之建設。第三期爲日本經濟發展之最高時期，此時歐戰方酣，各國咸戮力竭場，工商業因之不振。日本雖爲交戰國之一，然其除攻擊我國山東，坐收漁利外，未嘗出一兵一卒。一方面因供給軍火，大獲利益，一方面復得從容發展在中國，南洋羣島及澳洲之商業，而獲大利，商業在此時期特爲發達。第四期之發展狀態較爲複雜，殊難分析，然要之可歸納爲三種現象：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爲

收縮時期，各國以大戰損失甚大，民生凋敝，商業不振，而日本則以第三期發展過速，建設甚多，故此時不見有顯明發展。一九二三年九月日本逢空前地震，損失甚巨，為謀恢復計，故自該年以後以至一九二七年，朝野併力合作，工商業頗有進展，然貿易入超仍有增加，匯率亦日漸減低。自一九二七以至一九三〇為日本民政黨柄政時代，該黨主實事求是，逐漸推進，與政友會之主盡力擴充者不同，故一九二九時將禁令取消，以求得與歐戰時期相同之繁榮，然終以世界趨勢與事實關係，未得達其目的，今日又以禁令聞矣。

(二) 日本本部之土地與人口

日本本部土地共為十四萬七千四百十六方哩，其中可耕地僅佔分之一五·八，林地佔百分之五〇·八，其他佔百分之三三·四，於此可注意者，即其面積甚小，而可耕地更小。日本之人口總數，據一九三〇年之統計共為六四，四四八，〇〇〇人，故其人口密度為每方哩四三七人，除較英(四六八)比(六七〇)二國為小外，較其他任何各國為大(參看第一表)。中國人口密度則以三十省之土地人口合計之，平均為每方哩一〇一人，以十七省(魯，冀，

蘇，皖，川，浙，閩，粵，桂，贛，湘，鄂，晉，豫，遼，吉，黑。)計之，則為三一一人；日本之人口密度實僅較我國之山東(四六八)河北(四五〇)江蘇(八〇二)等省為小。尤可注意者其人口與可耕地之分配狀況，計每方哩之可耕地有二七七四人，較世界任何國家為高(參看第一表)。

• 英國每方哩可耕地有二一七〇人，然英為工業國，農民僅佔百分之七，無甚重要，日本則百分之五十以上為農民，佔人口之絕對多數，其比率僅次於印度與中國(皆為百分之七十參看第二表)，故日本工業化，仍未達最高程度，糧食之不足，為最大之問題。

第一表 世界各國人口密度比較表

國名	每方哩面積之人口	每方哩可耕地面積之人口
日本本部	四三七	二七七四
英	四六八	二一七〇
比	六七〇	一七〇九
意	三四九	八一九
德	三三〇	八〇六
法	一九一	四六七
美	四一	二二九
中	三十省 十七省	山東西北部 一八〇〇—三〇〇〇

第二表 世界各國人口之職業分配表(與人口總數之百分比)

國名	年份	農業及漁業	製造工業及礦業	商業及交通	公共事業及自由職業	家庭自職業男子	自職業婦女	自職業男女	
日	一九二〇	五·八	二二·四	一六·一	六·二	〇·二	六·二	三六·三	四八·五
英	一九二二	六·八	四七·二	二〇·九	一〇·九	一·八	六七·〇	二五·六	四五·四
美	一九二〇	二六·三	三三·四	一七·六	七·〇	八·二	六一·四	一六·五	三九·三
德	一九二五	三〇·五	四一·三	一六·四	六·五	四·四	七一·二	三六·四	五三·〇
法	一九二二	四一·五	二九·九	一六·六	八·一	三·九	六八·〇	四〇·九	五三·六
意	一九二二	五六·一	二四·六	一〇·四	六·五	二·四	六八·一	二七·二	四七·四
加拿大	一九二二	三五·〇	二八·五	二〇·八	九·〇	六·七	五九·一	二·五	三六·一
澳洲	一九二二	二二·九	三四·一	二四·三	八·六	九·〇	六七·五	一七·六	四二·七
印度	一九二二	七二·三	一一·五	七·三	二·九	一·八	五九·六	二八·八	四四·八

(三) 日本之經濟發展及其現狀

(1) 農業 日本農民既佔全國人口總數百分之五十以上，

可知其農業地位之重要，而在農業方面之投資總額佔全國百分之四七，較在任何其他事業者為大(參看第三表)。

第三表 日本工業投資狀況表

實業名稱	資本(以百萬元為單位)	百分比
農業	三四,七〇〇	四七,一
商業	一三,〇〇〇	一七,六
製造業	一〇,〇〇〇	一三,六
森林業	六,〇〇〇	八,一
鑛業	五,〇〇〇	六,八
運輸業	四,五〇〇	六,二
漁業	五〇〇	〇,七
總數	七三,七〇〇	一〇〇

農產物之主要者為米及蠶絲，米為日人之主要糧食，蠶桑則為最重要之農村副業；種稻之耕地約佔可耕地總數百分之五十有奇（一八，八七三，〇〇〇畝）其收穫之價值佔農產總值百分之六十以上（二，六五一，五三六，〇〇〇金元）；種桑之地佔可耕地總數百分之十（一，四九四，四九三畝），故此二者佔農業之最重要地位，即可據以視日本農業發展之概況也。今試自一八八七年以來之稻米產量及稻田畝數，計其每畝田之產量，以觀近數十年來之變遷狀況：第一二期內（一八八七——一九一三）平均每年有稻田七，二九九，七九二畝，產米二一四，九七五，〇〇〇担

，每年每畝產三五·二担；第二期（一九一四——一九二〇）間有稻田七五五，〇九九畝，產米共二九五，九四六，〇〇〇担，每畝產三八·三担；第四期（一九二一——一九二九）內有田七七四，七四三畝，產米共二九九，一〇九担，每畝產三八·六担。可見其第四期之增加率殊小，是蓋由於土地之發展限度，已臻最高地位，不能再有若何增加也。至於蠶桑則近年來發展甚速，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兩年內之生產較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兩年增加至百分之十六·八。其第一二期（一八九四——一九一三）內平均每年得繭二五五，〇〇九，〇〇〇磅，生絲二〇，四五二，〇〇〇磅；第三期（一九一四——一九二〇）每年得繭四九〇，四一九，〇〇〇磅，生絲四一，九七四，〇〇〇磅；第四期（一九二〇——一九二九）繭達六六六，四二七，〇〇〇磅，生絲達六九，九三九，〇〇〇磅，計較第一期增至三倍以上，發展之速，殊可驚人，然主要農業之稻米生產已無發展餘地，農民乃竭力在副業上從事擴充也。

(2) 林業 就日本本部言，林地佔全國總面積百分之四七·五，以帝國全部論，則佔百分之五六·七，居全世界林地

俄爲二，二〇〇，〇〇〇噸在美爲二二，〇〇〇，〇〇〇噸，可知日本產鐵之少。如照日本現在每年平均產量，五百年後日本之鐵礦即盡，而在一九二八年，日本本國之出產尤不過佔消費最金額百分之七·九，其九分之一來自殖民地，其餘則來自中國及南洋，如此可見日本之鐵礦，實大不足供其己國之用也！

非金屬礦產中，自以煤爲最要。煤之儲量在日本及高麗約共有八(至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然在美國有四，二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加拿大有一，三六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中國有一，〇九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可知日本煤礦儲量之小。至煤之出產，在一九二九年爲三四，二五八，〇〇〇噸，歷年來之發展狀況，亦殊可觀：計第一期(一八七七—一九一三)內每年平均生產七，七一七，〇〇〇噸，第三期(一九一四—一九二〇)即達二五，七九九，〇〇〇噸，第四期(一九二一—一九二九)達三〇，八三五，〇〇〇噸。日本煤礦以今日之速率生產，不足三百年即能盡淨，而今日進口之煤已較出口之煤爲多，因煤爲工業之主

要原料，工業發達需煤即增，況今木炭之價格增高乎？中國鐵業之進步，使日本可以廉價向中國購煤，當一九一三年日煤出口超過進口三，二九四，〇〇〇噸。然至一九二八年，進口煤反超過出口五八四，〇〇〇噸，以此種情形觀之，日煤之不敷已用已明甚矣。

另一重要非金屬礦產爲煤油。日本煤油之儲量爲五六，〇〇〇，〇〇〇桶。一九二八年之生產量爲七七，二一六，三九三加倫。至其發展之狀況，則自第二期以至第三期，殊有一日千里之勢，惟入第四期，產量反驟然減少，蓋由於成本過巨。而煤油爲軍用工業及日常應用之要品，故進口煤油爲量甚多：計自一八七七年—一八八一年每年平均產一，〇〇九，〇〇〇加倫，至一八九三—一八九七四年間驟增至七倍以上，每年產七，七三〇，〇〇〇加倫，而一九〇三年—一九一三年中間復增至十倍以上，而有七五，七五八，〇〇〇加倫；一九一四—一九二〇年間增至一〇九，八三三，〇〇〇加倫；一九二一年以迄一九二九年間之產量，降爲每年平均七八，六二二，〇〇〇加倫。日本之煤油儲量絕不足敷其本國之需要，一九二八年合

日本本部及台灣之出產共爲一，八〇〇，〇〇〇桶，不過合全世界煤油出產總量百分之二之八分之一。同年日本自國外運入三八〇，五五四，九〇〇加倫，然此猶不過爲供給家常需用之煤油，其爲海軍購用油量，當更大於此數也。

(五)交通 交通事業與一國經濟力之關係之重要，可無待言。日本交通事業，以政府之努力及人民之合作，發展殊速。交通工具之最重要者爲鐵道，輪船及電線（電報及電話），茲以此三者爲代表，分別述其發展經過及現狀，以明日本交通事業狀況之一般：

鐵道 中國之倡議建築鐵道，早在一八六三年。時滬上洋商要求政府許建蘇滬鐵路，較日本之初建鐵道，猶早十年也。日本第一鐵道，爲自東京至橫濱一段，長十八哩，於一八七三年始由政府興建。自後於第一期（一八七三—一八八八）內增至六四二哩，內有三一七哩爲商辦鐵路；第二期（一八九七—一九〇八）內增至四，八九九，較之第一期，幾增加八倍，而可注意者即商辦鐵路之收歸國有，四，八九九哩中，有四，四三三哩係國有鐵路，商辦路僅四四六哩，而在一九〇六年時，曾增至三，二八三哩也。

。此時日方戰勝俄國，鐵路建築之增加尤爲迅速。第三期中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兩年間，方當歐戰，日本鐵路增加甚速，至有七，八三四哩之多，較之第二期之末，幾增加三千哩；內國有路佔六千哩商辦路則一，八三五哩。降至第四期，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三年間，日鐵路增加至一二，一九九哩，內國有路佔八，五〇九哩，商辦路佔三，六八九哩，此日本鐵道發展之大概也。（參看第四表）

第四表 日本本部鐵道發展狀況表（一八七三—一九二九）以哩爲單位

年	份國有鐵道	商辦鐵道	總數
一八七三	一八	—	一八
一八七七	六五	—	六五
一八八七	三二五	三一七	六四二
一八九七	六六二	二，二八八	二，九五〇
一九〇五	一五〇〇	三，二八三	四，七八三
一九〇七	四四五三	四，四六四	八，九一七
一九一七	六〇〇〇	一，八三五	七，八三五
一九二七	八三三二	三，四〇一	一一，七三三
一九二八	八五〇九	三，六八九	一二，一九九

日本現有鐵路共一二，一九八哩，除中國外，較世界

任何重要國家之鐵路里數為少。如英本部三島有二〇，四〇〇哩，美有二四九，一三一哩，法有三九，五五二哩，德有三五，三九〇哩，即印度亦有三九，七一二哩。以鐵路與人口及面積之比例，除中國與印度外日本亦低于其他各國：如每一千人中美國有鐵路二〇，八哩，英有四，六哩，法有九，七哩，德有五，六哩，意有三，二哩，日本則每千人僅有鐵路一，八哩，中國僅有〇，二哩，印度為一，二哩。以面積比，則每千方哩中，英有二二九，九哩鐵路，法有一八五，九哩，德有一九五，五哩，意有一一，二，七哩，美則僅有八三，八哩日本計有七七哩，印度僅有二一，八哩，中國則僅四，六哩。實不能與其他各國比較也。（參看第五表）

第五表世界各國鐵路里數表（一九二八）

國名	總里數	每千居民所有里數	每千方哩數
日	一二，一九九	一·八	七七·〇
美	二四九，一三一	二·八	八三·八
英	二〇，四〇〇	四·六	二二九·九
法	三九，五五二	九·七	一八五·九
德	三五，三九〇	五·六	一九五·五
意	一三，四九二	三·二	一一二·七
中	八，七五〇	〇·二	四·二
印	三九，七一二	一·二	八三·八

日本鐵路之財政狀況發展甚可驚異，一九二九之經營效率(Operating Ratio)最高，達五二·七，而在美為七一·九，在英為七九·五，在德為八三·九。普通國家商辦鐵路獲利往往較國有鐵路為厚，然在日本，情形適為相反，其國有鐵道每年獲利，佔資本總額百分之九，商辦者則獲利僅佔資本總額百分之七也。

航船 日本造船廠之建築亦較中國為晚，其最早之船廠為大坂鐵廠(Osaka Iron Works)建于一八八一，而中國之江南造船廠建于一八六五年，招商局亦於一八七五年成立，而及今日本航業居世界第三位，中國則根本毫無，不求長進，故步自封，甚可慨也！日本航業之發展狀況可於所運之進出口貨比率中得之：在第一期，航業自較幼稚，故一八九四年中，日船所運該國之出口貨僅佔出口貨總額百分之七，所運進口貨，僅佔貨總額百分之八七。及至第二期，進步甚速，計一九〇四年日船載出口貨佔全部出口貨百分之五三，出口貨佔全部百分之四六·六。而日本輪船事業發展最速，蓋在歐戰時期，東亞市場，但見日輪往來也。計一九一八年日船運日本本國全部出口貨百分之

八十九，全部進口貨百分之八十七。一，較之大戰之前（一九一三）幾增加一倍也。降至最近，似稍衰頹，蓋各國競爭甚烈，不容日本獨佔也。計一九二八年日船運日本本國出口貨佔全部百分之七二，進口貨佔百分之六三。亦仍可觀。當一九一三年時，日本船業佔世界第五位，今則一躍而為第三位（參看第六表）。此為日本輪船業發展之概況。

日本輪船現共有四，一八六，六五二噸，其中百分之六七且全在本國造船廠製造。英國現有輪船二〇，〇四六，二七〇噸，美則有一三，五九一，八〇三噸，德為四，一八六，六五二噸，法意荷等更少（參看第六表），故日本輪業現居世界第三位，設英為一〇〇，美為六八，日即佔二一，恰合三強海軍五——五——三之比例。而日人之噸數雖較美船為少，其効力反大，設美國再不努力，或將被日本所追躡矣。

第六表 世界各國商船噸數比較表

國名	一九二九	一九一三
英	三〇，〇四六，二七〇	一八，二七三，九四四
美	一三，五九一，八〇三	四，三〇二，二九四
日	四，一八六，六五二	一，五〇〇，〇一四
德	四，〇五七，六五七	四，七四三，〇四六
法	三，三〇二，六八四	一，七九三，三一〇
意	三，二一五，三二七	一，二七四，一二七
荷	二，九三二，四二〇	一，二八六，七四二
中	三一四，六三八	六八，六九〇
總數	六六，四〇七，〇九三	四三，〇七九，一七七

電線 日本電報殖基於一八六九年，較中國為早（中國第一電線建築於一八八一年）當時電報綫僅十九哩，其後累年增加，在第一期中（一八六九—一八九一）即增至二〇，〇二〇哩，至第二期（一九〇〇—一九一〇）復增加至一一，五〇〇哩，較第二期增五倍；入第四期（一九二〇—二七，增加不多，為一八四，五〇〇哩。電話之見形於日本，為一八九一年，較電報遲二十二年，然電話綫之發展，則較電報為速，計一八九一日本有電話綫二〇七哩，至一九〇〇即至四，四〇〇哩，至一九一〇，增至二六二

，〇〇〇哩一九二〇，七七七，〇〇〇哩，及一九二七，
 增至二，一六〇，〇〇〇哩，二十六年間，增加一萬
 倍之鉅。

日本現有電報線一八五・〇七四哩，計每一萬居民有
 電報線二九哩，而美國則每一萬居民有電報線一七九・三
 哩，法有一〇八哩，英有七九・六哩，德有六五・四哩，
 意有五二・五哩，比有三三・三哩，故以電報線與人口之
 比例論，日本佔全世界第七位，僅勝過印度與中國（印每
 萬人佔一二・五哩，中三・六哩）而已。

日本現（一九二七）有之電話線為二，一六七，〇二七
 哩，平均每萬人佔有電話線三三九・三哩；以人口比例論
 ，佔全世界第六位，因美國每萬居民有五，三一九・一哩
 ，德有二，六六四・〇哩英有一，五九五・二哩；比有一
 ，〇八五・二哩，法有六〇三・三哩，僅意，中，印次於
 日本意二七一・一哩，中二・〇哩，印一〇・二八哩。

（六）製造工業 日本之製造工業，以從事工業之人數之多
 少觀之，則在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年間從事織絲者平均每
 年有四〇七，九二〇人，約佔全體從事工業者（一，二四

一，六〇二人）之三分之一，從事紡紗者有二〇三，八三
 三人，佔全體六分之一，從事織布者有一六〇，三三三人
 ，佔全體八分之一，而三者合計之，佔全體工業人員之半
 數以上，可知紡織業在日本工業界之重要。而以生產品之
 價值計之，據一九二四年之統計，則絲產品有八〇一，二
 六一，〇〇〇日元，佔全市工業生產值之第一位，棉紗有
 六四四，九四五，〇〇〇日元，佔全部工業生產值第二位
 ，棉布值六三三，四二七，〇〇〇，佔第三位。故以生產
 值論，日本工業亦以紡織業最為重要。

此就日本之本國工業狀況及生產立論，然就世界工業
 論，則鋼鐵時代雖已過去，鋼鐵業仍為一切工業之母；一
 國工業發達之程度如何，胥可由此所消蝕之鋼量之多寡決
 定。故吾人於研究一國之製造業，實未可忽略其鋼鐵製造
 之狀況。茲特以此二種製造業為代表，說明其發展沿革及
 現狀，以明日本全國製造事之大概。

（A）紡織業 （a）絲 日本絲業，無論為繅絲，為織綢
 ，最初之雛形皆為家庭手工業。機器之應用，始於第二期
 。一九〇九至一九三一年間，平均每年以手工所製之絲有

七，七二六，〇〇〇磅，以機器織者則為二〇，一七九，〇〇〇磅；至第三期，一九一八年一年內，手工織絲量為八，七四〇，〇〇〇磅，以機器者則為三九，二七一，〇〇〇磅，連第四期，在一九二八年內手工生產為九，三六二，〇〇〇磅，機器生產則有七八，一三九，〇〇〇磅。日本之絲織品發展，其趨勢皆為向上遞升者。在第一，二期內（一九〇九—一九二二）平均每年所有之未調節值（Unadjusted）一四一，九七六，〇〇〇日元，調節值（Adjusted）為一四六，三六七，〇〇〇日元；第三期內（一九二四—一九二〇）未調節值為三六四，八〇五，〇〇〇日元，調節值為二一〇，九九三，〇〇〇日元；第四期（一九二二—一九二八）間之未調節值平均為五一九，七一四，〇〇〇日元，調節值則為二八六，〇七〇，〇〇〇日元。日本之絲線紡績事業，情形仍屬不振，一九二八年之出產，不過為六〇，〇四七，〇〇〇日元而已。

日本絲業之地位，無論為生產及出口，皆佔全世界第一位。在一九二五—二八四年間，日本平均每年產絲三五，五六〇噸，而同時意大利每年平均不過產五，〇一〇

噸，高麗在一九二四—二七四年間，平均每年產九五六噸，其他各國絲產更少（參看第七表）。出口方面，一九二五—二八四年間日本之每年平均出口量為二九，四三六噸。中國同時僅出口一〇，二一〇噸，居於次位，其他除意大利在一九二四—二七年四年間之平均出口絲有五，七一二噸外，殆不足論矣（參看第七表）

第七表

世界生絲供狀况表（四年間之平均噸數）

A. 生產狀況

國名及年份	生產噸數
日本（一九二五—二八）	三五，五六〇
朝鮮（一九二四—二七）	九五六
意大利（一九二五—二八）	五，〇一〇
法蘭西（一九二三—二六）	三三四
歐洲東南部（一九二四—二七）	二九二
敘利亞及沙拍拉斯（一九二四—二七）	二六四
希臘（一九二四—二七）	二五九
西班牙（一九二四—二七）	九一
土耳其（一九二四—二七）	八四

B. 輸出狀況

國名及年份	輸出噸數
日本(一九二五——八)	二九, 四三六
中國(一九二五——八)	一〇, 二一〇
印度(一九二五——八)	六四
印度支那(一九三五——八)	五〇
土耳其斯坦, 考 夾西亞, 波斯 (一九二四——七)	一八九
意大利(一九二四——七)	五, 七二二
法(一九二五——七)	四七二

(b) 棉織業 日本棉織業之雛形亦為家庭手工業，其

發展程度自一八九〇年以後，始劇速焉。其在第一期之末
(一八九四——一八九八) 每年有錠子七九六, 〇〇〇具工
作，出產棉紗四四二, 〇〇〇包；在第二期末(一九〇九
——一九一三) 則錠子數劇增至三, 一八二, 〇〇〇具，
出產棉紗一, 二三一, 〇〇〇包；自後趨向雖然增加，
但稍穩定。在第三期(一九一四——二〇) 有錠子三, 一三
二, 〇〇〇具，出產棉紗一, 八三五, 〇〇〇包，第四期
(一九二二——一九二九) 內，錠子數為五, 四二〇, 〇〇

〇具，出產棉紗二, 三四四, 〇〇〇包。至絨布進展之速
，則三期內幾每期增加一倍。第三期內(一九〇九——一
九一三) 布疋之每年平均未調節值為一三九, 三四三, 〇
〇〇日元，合調節值一三八, 六四九, 〇〇〇元；至第三
期(一九一四——一九二〇) 內，其每年平均未調節值為
四八三, 五七〇, 〇〇〇日元，合調節值二四一, 八三三
, 〇〇〇日元，約為第二期之一倍，第四期(一九二一—
一九二八) 之每年平均未調節值為七二二, 三〇〇, 〇
〇〇日元，合調節值四二九, 三五八, 〇〇〇日元。亦幾
為第三期生產值之一倍也。

日本之棉織業佔全世界第六位，按照國際棉織公報之
紀錄，一九三〇年七月日本有機錠七, 〇七二具，而同時
英國有五五, 九一七具，美國有三四, 〇三一具，德國有
一一, 〇七〇，法國有一〇, 二五〇，印度有八, 九〇七
，中國居第八位，有三, 八二九，意大利居第七位，五,
三四二，較中國為多也。本年(一九三一) 一月之調查結
果，亦復如是，計英五四, 九三三，美三三, 三四五，德
一〇, 八三八，法一〇, 二五四，印九, 一二五，日七,

一九一，意五，三四六，中三，九〇五，是日之棉業地位，亦高出於中國之上，不可厚悔也。

B. 鋼鐵業 日本之鋼鐵業萌芽於二十世紀初（一九〇〇），然進展則殊迅速，計自一九一二——一九二九十年間，增加產量三倍以上，而鋼之生產則自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九十二年間，產量增加亦有三倍之鉅。鐵之生產在第一期中一九一二年為二三九，一六八米噸，一九一三年為二四二，六七六米噸，第三期中，一九一四——二〇平均每年生產為四六〇，八五〇米噸，及第四期（一九二一——二九）則每年平均產量增至七六七，〇二四米噸。鋼之生產在一九一七為七七三，一三二米噸，在一九二七為一六八五，二四二米噸，一九二九為二，二九三，八四〇米噸。

日本鋼鐵生產之少，殊不能與他國相比。其鐵產狀況，前論日本礦業時已大略言之，計一九二九年前半年內之生產，美有二千二百萬噸，德有六百六十萬噸，法有五百二十萬噸，英國及愛爾蘭島有三百七十萬噸，而日本則在一九二一——二九年間每年之平均產量不過為七十六萬七

千餘噸至於鋼之產量，日本亦殊貧弱，一九二九年前半年鋼之產量，美為二千九百四十萬噸，德為八百三十萬噸，英及愛爾蘭島為五百萬噸，法為四百八十萬噸，比與魯森堡為三百四十萬噸，俄為二百四十萬噸，而日本不過二百二十九萬餘噸，列於世界第七位也。

以上已述日本鋼鐵製造業之沿革，及其在世界之地位，茲更一述其鋼鐵生產之趨勢。日本之生鐵不敷本國需用，全國消耗之鐵，有百分之四十運自外國，而此百分之四十中，有百分之五五來自英屬印度，百分之三五來自中國及滿洲，百分之十來自英，德，瑞典及美國。（參看第八表）日本自產之鋼僅足供給全部消費額之百分之六十五，其外來鋼中，有百分之三十八係來自德，百分之二十來自英及美，其餘則自瑞典及比利時；（參看第八表）由此可知日本之鐵鑛實不足以使日本成爲一鋼鐵製造國家。其在本部及高麗之鐵鑛儲藏量爲六千萬噸，在滿洲者爲三萬五千萬噸然皆質地惡劣，製造成本甚大，而不得不向南洋羣島輸運生鐵，是以日本欲發達鋼鐵業以適應本國之需要實屬不可能。如日本每年之鋼鐵生產量等於美國現在鋼鐵之生

產量，則不出十五年，日本本部，高麗及中國之儲鐵即將罄盡矣，抑有進者，日本之鋼鐵業之發展，以其成本太高

第八表

日本本部產鐵狀況表(以噸為單位)

年份	日本本部所產鐵之噸數	國外輸入之噸數	由朝鮮輸入之噸數	鐵產總量	鐵產量對日本生產總額之百分比
一九一八	五八二,七五六	二二五,一〇〇	四一,四二一	八四九,二七九	六八.六
一九一九	五九五,五一八	二八三,一四〇	六二,三八七	九四一,〇四五	六三.三
一九二〇	五二一,三四八	六六〇	四〇,七四三	九一〇,四三九	五七.二
一九二一	四七二,七二五	二二七,一〇〇	四八,〇五五	七四七,九九〇	六三.二
一九二二	五五〇,八四五	三二七,九六〇	八〇,〇〇二	九五八,八〇七	五七.五
一九二三	五九九,六九八	三四六,〇二〇	八一,九一六	〇三七,六三四	五八.四
一九二四	五八五,九三〇	四四一,九六〇	七三,五三三	一〇一,四〇三	五三.二
一九二五	六八五,一七八	三一六,三八〇	八三,八五七	〇八五,四一五	六三.八
一九二六	八〇九,六二四	三九九,六三九	一〇二,五四八	三二一,〇八二	六一.六
一九二七	八九五,二四六	四七二,九四七	一〇〇,五四二	四六六,七三五	六一.〇
一九二八	一〇九二,五三六	五六九,二一五	一四四,三二二	八〇六,〇七二	六一.〇

(七)金融及貿易金融，日本銀行之重要者有四：即日本（國家）銀行，建立於一八八二；台灣銀行，成立於一八九七，時當台灣被割歸日本以後二年；三為朝鮮銀行，成立於一九一〇，四為橫濱正金銀行，乃一專為國外匯兌之銀行也。台灣與朝鮮銀行之設立，不過為欲操縱殖民地之金融與經濟勢力，其具有侵略意味，實與鐵道事業如出一轍。日本銀行之發展，在歐戰期中最盛，計一九一五年，資本在十萬日元以下之銀行有五百五十家，十萬至五十萬者

，實屬得不償失者也。

六百六十三家，五十萬至百萬者一百二十九家，資本在二百萬以上者一百家，共計有一千四百四十二家，至一九二一年則資本十萬元以下者減為二九五家，資本十萬至五十萬者，減為四七六家，資本五十萬至一百萬者，則增至二百九十家，資本一百萬至二百萬者一四二家，二百萬以上者一二八家，共計有一·三三一家。至一九二九，則資本在十萬元以下者僅有七十家，十萬至五十萬者為一七六家，五十萬至百萬者二三五家，一百萬至二百萬者二〇九家，二百萬以上者一九一家，共計八八一家。銀行之數遂減，資本則日就集中，此為銀行業發展之趨勢也。

然日本金融事業困難正多，其最顯然者，即金本位問題與利息之過高是也。日本於一八九七年頒行金本位，即因銀行事業發展範圍過廣，金融反見停滯。同時貿易入超過多，國內金融不穩匯率低減，金本位之施行乃困難迭現，雖以民政黨之實事求是，苦心維持，宣佈解禁金令，以期恢復工商業，然股票市場仍日就降落，尤以此次東北九月十八日事變起後，變動尤烈。本國金融準備不足，金本位之弱點亦已暴露無遺，故最近政友會內閣之上台，又以

禁金令聞。斯亦英國停用金本位後之必然影響也。

工商業發達之國家，無論為存放或抵押，利息皆較工商業幼稚之國家為低，然日本借券之利息，平均較美國同樣借券之利息高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而為救濟計，一九〇九至一九三〇年間公債利息政府明定減低百分之五。一至百分之八；商務借券減低百分之四。七五至百分之八。〇三，而銀行公會會員銀行之利息減低百分之五。八一至百分之十。四三。平常借款之利息則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八十年間平均減低百分之九。四五，故日本金融事業之前途實未可樂觀也。

(3) 貿易 茲之所論，乃日本之對外貿易。日本之對外貿易，發跡自一八六八，此後之二十餘年間，進展甚為緩慢，至一八九〇及一八九七年，則貿易量之增加，可三數倍；自一九〇〇年至歐戰之始（一九一四），逐漸進展，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則發展甚為明顯。自一九二一年傾跌以後，其對外貿易又逐漸繼續發展，以至一九二九。惟自一九二五以後，其進展殊為緩慢。此為其貿易發展之沿革大略。

至日本對外貿易之出入口比較，則自一八六八年以後之六十一一年內，有四十二年為入超，僅十九年為出超。即一九〇〇年以來，三十年內，僅有一九〇六，一九〇九，一九一五至一八等六年為出超。一九二八之入超竟至三二四，三五九，〇〇〇日元，一九二九亦至六七，六二二，〇〇〇日元之鉅。(參看第九表)

第九表

日本對外貿易之入超概況表(一九二三—一九二八)

年份	日本本部 (以日元為單位)	日本，台灣及朝鮮 (以日元為單位)
一九二三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	二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六	一九,〇〇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七	八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八	六,〇〇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平均	101,000,000	22,000,000

日本之貿易區域極為集中，而今且更有趨向集中之趨勢也。其進出口貿易市場最大者為美國，佔全部貿易額百

分之三十五・九，中國次之，佔百分之十二・八，印度第三，佔百分之十一・一。(參看第十，十一，十二講表)日本之貿易市場既如此集中故極易受他國政治經濟勢力變遷之影響而受動搖。

第十表

日本之出口市場(一九二五—一九二九五年平均數)

市場	出口貨值 (單位：千日元)	對日本出口貨總額之百分比
中國，香港及關東	二七八，一八六	二六・六
印度	四八，一〇一	八・〇
亞洲其餘各部	八七，五八〇	八・三
輸入亞洲之總額值	四四九，八六七	四三・九
美國	四四四，一一八	四二・五
歐洲	七三，七五一	七・一
澳洲及新西蘭	二八，九七六	二・八
其他	二九，六〇九	四・七
總額	一,〇四六,三二一	一〇〇

第十一表

日本生絲出口狀況

(一九二五—一九二九五年內平均數)

運銷地	貨值(單位一千金元)	百分比
美國	三六九,八〇四	九五·六
法國	一二,八三一	三·三
其他	四,〇二六	一·一
總額	三八六,六六一	一〇〇

第十二表

日本棉業輸出狀況

(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四年間之平均數)

運銷地	貨值(單位一千金元)	百分比
中國, 香港, 關東	一一〇,一五六	四六·〇
亞洲其他各部	八一,〇〇五	三三·一
輸入亞洲之總值	一九一,一六一	七九·八
總值	二三九,六四四	一〇〇

至日本對外貿易之性質，可以兩方面觀察，即進出口實是也。日本之出口貨，以生絲最佔重要，據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四年間之平均數，生絲佔貿易總值百分之三九·六，其次為棉紡織品，佔百分之二四·八，其次則為絲織

品及布匹瓷器等物。若以市場分別，則按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四年間之平均值，其運輸於中國市場之貨物，最多者為棉織物，平均每年值八六,五一九,〇〇〇金元，占對中國全部輸出貿易百分之三十一·四，次為棉紗，值二二,六三七,〇〇〇金元，占全部百分之八·六，其次為糖值一五,一三二,〇〇〇金元，占全部百分之五·五，再次則為煤，水產物，及紙等。日貨之輸入美國者，則最多者為生絲，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四年間之平均值為三六三,八四二,〇〇〇金元，占全部貿易額之百分之八四·五，其次即為絲織品，值一一,一四〇,〇〇〇金元，占百分之二·六，其他則為瓷器玻璃，茶等等。

進口貨方面，依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七年之情形論，則最重要者為生棉，占全部進口貨百分之三十，其次為糧食，占全部百分之十五·一，其次為皮毛及其製品，占百分之八，其他則為藥材，化學物品，鋼鐵，機械，木材，肥料等。

茲更可分析其貿易品之種類，依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五年間之情形，進口貨中，食物占百分之十四·四，原

料占百分之五三。六。半製造品占百分之十六，完全製造品占百分之十五。四，其他占百分之〇。六。出口貨中，剩食物占百分之六。七，原料占六。五，半製造品占四五。七，製造品占百分之四十，其他百分之一。一。

(四)國富與國入之增加

日本國富增加頗為緩慢，計一九〇五年每人得日金五一四元，一九一三年則為六〇〇元，(調節值五二八元)一九二四則增加至一七三一(調節值七三八)元。與他國國富之比較，除德意及我國外，亦皆相形見拙，如美每人可得日金六，六〇七元(一九二五)英為日金五，二四七元(一九二五)澳洲聯邦為日金三，四五〇元(一九二二)，法為日金二，五四九元，(一九二五)德則僅日金一，一五四元(一九二二)意為日金一，一一七元(一九二五)中國則每人僅得二六八元(現值日金百餘元)以論國入，則日本每人為日金二一八元(一九二四)僅占國富百分之十二，五八，亦除中國外，較任何國家為小，美有日金一，二七二元(一九二五)，占國富百分之十八。六九。英有日金九七七元(一九二五)，占國富百分之十八。五五。法有日金五四

九元(一九二五)占國富百分之一一。一八，澳洲聯邦有日金七七一元(一九二二)占國富百分之二三。三九，德有日金三九八元。(一九二二)占國富百分之三四。八九，意有日金之二三，一四元，(一九二五)占國富百分之三三。二四。中國則每人僅得二七金(現值日金十元左右)也。

祥發西服莊

◀開設南關下頭中西女校對過▶

上海名師	專做西服
式樣時新	品質優良
手藝精巧	身量準確
價錢公道	交活迅速
如蒙賜顧	無任歡迎

電子自傳（四）

王達新譯

第十一章 我們怎樣傳人類的談話

書記附註——在本章前半電子敘述他在平常

電話中的作用——讀者可藉以明瞭電話導線

一端的發話機和怎樣影響他端的受話機——

將近本章終結處電子轉述關於無線電話的新

問題現在無線電話傳送於幾百英里遠的距離

已竟完全成功。

我的書記對於本章曾建議了一個不恰當標題——「電

子告發原子冒充傳話者」，我想他建議這名詞一定是沒加

思索，因為這個標題，我們有兩點必須反對。

第一點，我們並不是傳話者，我們在電話線的一端受

談話的支配，在相距很遠的他端把那談話再生出來，在兩

處中間，並沒有聲音傳過，只有些電子在導線上移動而已。

對於這句從建議的標題第二個反對之點就是不應該用

物質原子的事業來與我們的事業相比較。我們與原子不是

一類東西。並且我們電子完全靠賴物質原子來作對於人類

有用的事，例如，我們盡管在那裏不斷的製造以太波，倘

若物質原子毫不關心這種看不見的波，人類便永不能知道

有些波的存在，實在我們所能處的只是中間人的地位。不

過就另一方面來講，我們應該聲明的一點便是除非有我們

電子們的幫助，在一個城中的一羣原子便不能與在他城中

的一羣原子交通。不錯在原子距離很近的時候，是可以直

接交通的，例如，用力猛擊大鑼則鑼面的金屬原子便能作

猛烈的震動可以把它周圍的空氣打開很遠。但是在說話的

時候，說話的人不能用多大能，所以他只能把空氣打開不

多遠。不過我們電子對於這方面却有很大功勞，我們使人

在距離很遠的地方能互相談話。

這種全盤的工作是很簡單的。人說話，因而震動空氣的原子然後這些原子在打到一種簡單機件的薄片上，這機件就是人類所謂的電話機。這震動的薄片壓到成千累萬裝在一個小盒裏的碳質細末上，這薄片便是這小盒的一面。當這些碳末被壓聚到一起的時候，我們便能很容易地由一原子走向他原子。雖有一個電池來迫使我們前進但是我們的行動完全要看這薄片追碳末的情形是怎樣。我們在導線裏的行動簡直不能說是前進，實在是來回地跑躍。

讀者一定曉得，電子們在導線裏的行動完全按照發話機上薄片的震動，而薄片的震動是受着說話人說話的聲音的支配的，在這導線的遠端我們電子們便發揮我們的磁性的。我們使那電磁石的吸引力按照導線中電子的運動而變化，這種時候變化的磁石，便裝在它附近的薄片發生震動。這薄片發生的震動與發話的薄片的震動完全一致。當聽話人把這薄片擺近他的耳朵時，空氣中的原子便能將它的震動他的聽覺器管。我們電子們所作的只是由一個薄片震動時與一個在遠處的薄片相符合。但是祇達一點已竟很够用的了，因為那接收薄片便能生出空氣震動與發音薄片上受

人類說話的聲音所生的相同。我現在要指明了，我們電子並未傳遞聲音。的確的作苦工的是那些原子們，不過使在距離很遠的兩個城裏的原子們可以交通的還是我們電子。

這是當然的事，在人類已經能不用導線連結就可使電報機工作，自然他想將這類方法應用於電話機。當時我們很掃興因為人類試將原來火花式的電報用於電話，我們藉以太波及裝粉末的管雖然很容易地便可以用運電報機，但是用同一原理來產生電話的震動實在是完全不可能。這種火花的方法實在是太粗陋的方法，我們按這方法所生波很像在以太海裏濺起的許多波浪，而我們曉得若要產生電話的震動必須造出一串一串的有規則的連續波才行。但是你也許知道用別種裝置的機件我們已竟成功了。我想你一定很喜歡知道我最近得到的關於無線電話新經驗。

不幸，我所居的地位並不太好，所以未能把一切的工作完全曉得，但是我所作的工作已是十分可觀的了，當時我正附着在一顆鋼線上，這線被一種旗杆式的支架架到天空。不用說，當然那裏的電子不是只是我自己，因為到現在你已竟能想像成千累萬的電子不過佔一很小的地方。

子的大小比一比，我說這種火車是我們電子們推動的，你一定以為可笑。但這是實在的情形。

自然這動作重大的工作我必需有很大外來的能來幫助我們的。我們由幾個電池所得的能只能推動一個玩具中的「火車」，倘若來轉動真正車或一列車的輪子，我們必需有較大的能。

我仍然可以很公開的告訴你，我們電子們只是個媒介者，或中間人而已。實際，你也許注意無論在那一件事中，我們的工作無非是由物質到以太，和由以太到物質作中間的連繫。

但我現在要說的是在運行火車或電車中所作的工作是什麼。這件事者在我們電子的立場來看實際是很簡單的。請想像有一羣電子附着在銅的原子上，這銅線圈在被激動的以太中移動，這被激動的以太就是所謂的「磁場」。於是我們便立刻開始運動。不錯，在我們走入磁場的時候，我們向一個方向進行，在我們走出磁場時則進行先停止然後改變一個與前相反的方向進行，但是這種事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因為只要我們移動我們就能作工。這就是發電

子(Armature)，在發電子電磁石中間旋轉時的實在情形。這線圈若永在旋轉，我們便永不得安歇；我們被迫而作來回回的快跑。

這就是我們在發電機中的工作，但是當一外界電路或電極被連結到我們旋轉線圈時，我們就使那電路中的電子跟我們一起作來回的跑跳。人類給電子這種運動起名字叫「交流電流」，但人類可以用一種簡單的整流器使我們電子們只向一個方向進行那就是所謂的「直流電流」。

人類無論用什麼方法，如用蒸汽機，水輪，或風車等來轉動我們的線圈，對於我們電子是毫無關係的；我們只要一精力來使我們來回的振盪。你不久就會曉得我們電子們怎樣來得到充足的能力來作我們所謂的「我們最重的職務」了。

也許你不容易相信吧，我告訴你在我們沿着導線跑到遠處火車時，那種能是由導線周圍的以太中間傳出去而不是由導線本身傳的。

無論在電鈴裏，電報機，或電話機裏，我們工作方法永是情形形的。換句話，就是當我們在導線裏由原子到原

子地向前進行時，那傳送能的實在是我們周圍的被激動的以太。至此你一定可以想像我們與以太的關係是怎樣密切了。

我們轉回頭來談我對於鐵的工作吧。你可以想像有一羣在車輛中的電子被通入電流加上了一種能。那些在電動機的轉動子上線圈裏的電子於是運行起來，同時在附近的電磁鐵上的導線中的電子也開始運行。結果，這兩組電子激動以太，彼此生出一種影響於是把線圈轉動了。你記得我從前說過的那個試驗中一個磁針永想與一個通電流的導線互成直角。那末，在這線圈轉到這新的地位時，我們又從外來的電路上得到一種動力於是使我們在線圈中繼續前進。我們這樣的動作使線圈向以前同一方向便進一步。然後我們改變我們進行的方向，於是線圈便改變他對於電磁鐵的地位。在轉動子線圈中的電子們其唯一的職務即保持其來回的跳躍，而在那在電磁鐵周圍的電子的職務即保持其向一方進行。在這種裝置中必需使轉動子的線圈繼續轉變其地位，當我們使轉動子的線圈以一定的速率轉動時人類便能把這轉動子連結到鐵路車的軸上而使我们轉動車輪

了。

不用說，無論使我們發動電車，火車，或工廠裏的各種機器都是一樣的。我們在電動機中的電子們所需要只是由那遠方發電機藉着我們同伴傳給我們充足力量。我現在公然的承認物質的原子對於我們最重的職務占很重要的位置，便是你要曉得若沒有我們的力的幫忙，它們是不能將能輸送到遠處的車中的。

× × × × × × × × × ×

第十三章 給人類的恩賜

書記附註——雖然我們早就曉得光和輻射熱都是以太中的波，但直到最近我們才曉得這些波是怎樣生的——電子的發現給我們合理的方法來解決我們的困難——電子來解釋它的同伴電子生產出光和熱時所作的工作——同時電子解釋它們怎樣在天空生出極光和怎樣地球會變成充陰電的物體。

一切的生物都是靠着我們的活動的。由太陽放出光和熱的是我們電子，在地球上接收它們的也是我們電子。我

們在物質中的行動實際是很簡單的，但是在人數發現我們以前，人類永覺得非常奧秘。

我們常聽見人們談論覺得很可笑，他說太陽裏的白熱的物質生出許多的以太波，當這些以太波落到地球上的各種原子上時，這些原子就發生振動，於是生出光和熱。若是人類沈心去想一想，他一定會曉得若說物質的原子能生以太波是如何可笑了。他應該早已曉得物質的原子不能影響以太的，因為以太對於在其中運行的物質絲毫沒有抵抗。

人類可以想像他自己居住的地球以槍彈似的速率在空間飛行，但是甚至那地球外圍的那極輕弱的空氣層都不被以太所擾動。

的確物質原子在發熱上是很重要的東西，但在太陽上的原子若要影響地面上的原子就像說在地球上的人類要推動月球似的。完全因為我們電子們與充滿宇宙的以太，二者間的密切的關係，那有太陽裏的電子才能與我們這在地球上的電子們交通。若是沒有我們，那裏還有人類？

我不明白人類對於我們這簡單的行為覺得奇怪之點是

在什麼地方。你可以想像我們遠處的同伴電子們在它們所附着的原子上像衛星般地很快地旋轉着。我們圍繞原子轉正與月球繞地球轉的情形一樣，不過我們的速率特別大而已。自然，我們軌道的全長是非常之小，我們旋轉的速率却是非常之大。完全是由我們在以太裏這種很快的運動才生出波來，人類名之為光和輻射熱。最明白的解答就是我們不是物質而是電；我們與物質的原子不是一類東西。

要想得一完全清楚的印象，你可以設想以太波到了地球上使地球上的同情的電子們圍繞它們的原子旋轉與太陽上那些生波的原子旋轉的情形一樣。

或許有些人把這件事與那由太陽直射到地上的電子混在一起。這兩件事實是完全沒有關係的。那羣由太陽放射出來的電子都被吸引而轉向地球的兩極，當它們進入最外一層大氣時，它們便發出美麗的光輝，那就是人類所謂的「光極」。

我永沒參加過這種偉大的事情，因為就我個人的記憶我永沒有在太陽裏住過，不過有些同伴電子們說我們從前都是在一個整個的大火熱的質體裏，太陽和太陽系所有的

星球都是由這實體而來的。

無論如何我是一定沒經驗過極光的，但是我曾幫忙在真空管裏小規模地作過這類的事。有這種所謂的真空管中，空氣稀薄的程度與最高大氣層的情形一樣，並且我們那被迫而橫跨真空管的情形也與電子由太陽射到地球上的情形一樣。

由此你可以曉得這種過賤的電子降到了地球上，所以地球是一個充陰電的物體，但是，用不着說地球決不會把落在地球上的電子完全收容下的。

我的書記指責我說的話已離太遠了，所以我現在想使他喜歡一下了。

光——無論是自然光或人造光——的直接原因是由於電子圍繞原子所作的那種極快的運動而生的。倘若它們以較小的速率旋轉，他們便生出另外一種以太波，人類叫它「輻射熱」——這些電子若想影響人類的眼睛，它們必須以較大的速率旋轉才行。若我們運行的速率過大，則又不能使人生光的感覺了。但實際上，雖然人類給這些波所起的名字不同，而它們的性質都是一樣的。這些種波彼此唯一的不同

處只有它們彼此相隨的速率之差。自然，我們可以使它們高度大些或小些，換言之即使它們的波幅大些或小些，但是這並不能影響它們的性質的。

在以下各章裏，我將述說一些我們所生各種以太波在人類腦筋中所生的特殊的現象。

×× ×× ×× ×× ××

第十四章 色彩怎樣生的

書記附註——色彩祇是腦筋中的一種感覺——電子實際所生的是以太波，由這波才生出色彩的感覺——但是電子可以說色彩是它們造的，其情形好似人類中的暴徒開槍擊人使人發生痛苦一樣——電子解釋為什麼有些物體呈白色，有些呈紅色，等等——它解釋電子怎樣造出人造光——電子責罵人類取人造光的方法，認為非常不經濟。

在前章中我曾告訴你我們電子們怎樣在以太海裏生出各種波來。我曾指出一點就是我們若使這些波彼此相隨的速率過快或過慢，它們便不能影響人類的眼睛。

你或許覺得很奇怪，我們所生的各種以太波中只有一

很小的部分是可以影響人的視覺器官。自然這種限制是與我們電子無關的；我們可以生出各種的以太波——人類的器官對於大多數的波都不能感受。不過就在這我們使人類所發生的感覺中已竟有許多的花樣呢。倘若我們使波與波以某種速率相隨時，人類說他有「紅色」的感覺。若更快，他說有「橙色」的感覺，我們再以次增加速率，他對於其他的感覺起名字叫作「黃色」，「綠色」，「藍色」，「紫色」。那末，我們若把這些波結合起來——就是使這些波同時發出——他說有「白色」的感覺。若是我們一種這樣的波也不生，他就管着這結果叫做「黑色」。

我們這些電子都是善變的，所以我們的行為大部分要看當時的情形而定。例如。有一個電子附着於某種原子作它的衛星，則它旋轉的速率與附着於別種原子上的電子旋轉的速率大不相同。我們電子們大家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我們旋轉的速率全靠所附着的原子的種類而定。其中的理由是很簡單的，電子在某種原子中旋轉時與原子的距離很遠，而在其他的原子中與原子的距離就很近。那些在小的軌道上的電子不但其圍繞原子一圈所需的時間很小，並

且它們運行的步武也比較着大。電子所以能生出各種的波長來刺激人類的各種色覺的完全是這個原故。我想你一定很容易了解我們怎樣會生出這些種波長——換言之我們怎樣會使波與波彼此相隨的速率或快或慢。你要曉得我們並沒生色彩；我們所生的只是各種以太波，然後這波再來刺激人的色覺。我聽很多人說，我們的以太波是「有色的光線」，這自然是很可笑的話。

例如，有些生紅的色覺的波正巧射在一堆物質上，而這物質的電子只能生出有綠色感覺的波。那末，結果怎樣？結果一定沒有反應，所以這物體雖然在「紅光」中看去一定是黑色。

倘若一個物體，即如我的書記記述我的故事的這種白紙，包含着各種的原子，其中的電子能以各種速率旋轉而生各種的色覺，所以當白光射到上面時他就是白色（一切の色覺結合在一起）。倘若只有「紅光」射在上面，於是只有能反應那種速率的波的電子運動，所以物體是紅色，對於其他的以太波可以類推。

以上所說都是關於各種不同的光波射到我們身上時可

以發生什麼結果。現在我要解釋人類，怎樣使我們發出人造光。在現人類唯一取光的方法只是使一種物體溫度增高而變作白熱。就是這種最新的方法讓我們電子們看起來都是很費而繞遠的。我所說只限於電燈，因為我對於這種東西有點經驗。

有一次我在一導綫中由銅原子到銅原子的向前進行。我當時不曉得為什麼目的向前走，直到我走到一羣振動很快的碳質原子時我才曉得。我們要通過這種原子很困難，所以在我以前的那些電子已竟把這些碳的原子弄到這樣興奮的狀態。在我們由銅線中進行時，它給我們的阻力很小，所以那些銅原子很平靜，至少人類不容易試察出來有什麼興奮（熱）。但是我們若永繼續着在碳原子中進行，溫度永是很高。

你要曉得，那電燈所發的光波並不是我和其餘的列隊進行的電子們所生的。我們所作的事只是使正原子入於很快的振動狀態，然後再使它們的衛星電子加緊其步武。有些電子生某種速率的波，其他電子生別種速率的波，但到碳質變成白熱時，其中的電子生出各種波長的光波，所以

結合在一起便能生出白的色覺。我方才曾罵人類採用這種極不經濟的方法，所以我想最好把這事解釋一下。在以上我述說電燈泡中的事物時，我只談到成光的以太波。但是還有許多在電燈泡的碳質中的電子永不能得到相當的速率來發生光波；他們繞原子旋轉的速率很低。它自然也激動以太但是那些波峯彼此相離很遠所以不能影響人類的眼。這種波的作用是使他射到物體發熱。你也許覺可怪，在人類這種所謂電燈的設計或其他各種發光器裏邊，使電子所生的輻射熱較比所需要的光波多得多。這種方法太浪費了！

人類離着用合理的方法來生人造光還遠呢。我實在不曉得你們是否能像我們似的找出你們現在的方法是怎樣的拙笨。請想一想，那螢火蟲，我們在它尾上面發光而並不造出那無用的熱波。在這種平靜的方法與那興奮的碳原子的方法中間實在是有很大的差別的到什麼時候人類才可以發現我們這種奧秘？

第十五章 我們怎樣由星球向外傳信

書記附註——人類能發現遠處的星球是由什麼原質造成的，這真是一件驚人的事——我們對於星球的化學成分的知識是用分光鏡來觀察來，把那由星球而來的光導入這儀器使光線經過其中的三稜鏡——結果得到那著名的色彩光帶的影像，其中按遠處地球上發生以太波的原子的種類而有各種固定的光——電子將用它的眼光來解釋這件事。

在最近人類才發現我們由星球向地球傳信。但是這件事對我們並不新鮮；因為自從這太陽系成形的那天我們就忙於傳遞這種消息。在以往這些時代中，我們繼續地向外傳送這種消息，我們就知道人類早晚有一天會注意它們的。

倘若你初次聽我說這種事，你一定很急切地想知道我所說的消息到底是什麼。不用說，它們當然是無線電信——在以太海中的波。現在我所謂的波正巧是在前章所說的那很小的範圍以內。換言之，就是那些人類名之為「光」的波。但是由星球而來的光波給人送來什麼消息呢？它

們告訴人類那些星球是由什麼作成的。自然，這些傳信的波是由電子們作的。

你已竟對於我們造波的方法熟悉了。你曉得我們是以極快的速率圍繞物質的原子旋轉的，並且依我們每秒中旋轉的速率而生相當的周率。

在前文一章中我曾提及電子旋轉的速率是按我們附着的原子的種類而定的。例如，倘若電子繞鐵的原子旋轉它會生一種波長，而此繞鈉的原子旋轉的電子就生出完全不同的波來。但是人類怎樣承認這種說法呢？

很明顯地，人類可以注視遠處來的星光，而忽略在射入他眼睛的光波中還有什麼波長的差別。他也許感覺這光的色彩傾向於紅，由此就推定這些波是長的——這是設這些波彼此的距離較白熱物體所生的波遠。但是人類倘若滿足於用這種粗陋的方法來解釋我們無線電信，他一定不會得到我們傳給他們的有趣的消息了。我們怎樣使人能讀我們的信呢？

我們的方法也許看有有些神秘，但是我告訴你那方法實在很簡單。當這些光波落到玻璃的三稜鏡上，這些波

就被曲折而離開它們平常所走的直道。但是，似乎很奇怪的一點就是那生紅的色覺的光波其曲折度較其他的光波爲小。波與波相隨得愈快，則其光線曲折度就愈大。這樣，各種不同波長的波完全分散開了，所以它們作成一種有色彩的彩帶，一端由紅色起，挨着的有橙，黃，綠，藍，紫等色。人人都應該熟悉這種色彩光帶。倘若有些同伴電子們被包圍到懸浮在空中的水珠中，他們就生出一條很大很大的虹的光帶橫亘在天空。但是我應該告訴你我們電子怎樣能曲折這些光線。

我已竟說過我們怎樣地或吸收或反射那落到我們上面的光波了。在大多數的質體上只是很靠近表面的電子被光波所擾動。它們能阻止這些光波。它們阻止的方法有兩種。倘若這些衛星電子被原子吸引得很緊，電子便隨着外來的波而圍着原子旋轉，這樣電子便將波的能用掉了。在旋轉的時候，電子們發出一種新的以太波。這就是人類所謂的光之「反射」的真正的解釋。

第二種情形是，電子不十分緊密地附着於它的原子，所以外來的光波將它們由原子上打落，於是它們被打而由

原子到原子地亂跑，這樣一來把波的能到分散了。人類於是說這物質把光波「吸收」了。在這兩種情形中，那具有作用的電子只是那能隨着外來的光波而運動的電子們。

你們很容易曉得，只有那些靠近物體表面的電子們才曉得這種外來的波。附着於物體內部原子上的電子們都是平靜的，因爲外部的電子們已竟把光波阻住了。但是各種東西的構形不都是這樣的。有些原子的組織可以容以太波通過的。這種物質，人類說它「透明」；例如玻璃和水都是透明物件。其理由是因爲在這些物質中，我們電子沒有能反應外來的光波的，所以我們不能阻止它們。我不能說完全沒有，因爲永有幾個電子是與外來的光波作一致的行動的。因爲這個原故所以沒有完全透明的物體。

我所要特別要講的一點是雖然我們允許以太波通過這些物體，但是我們對於這些波的進行實在給些阻力；對於那振盪運動愈快的光波我們生的阻力愈大。所以光線通過三稜鏡時，那周率最大的其曲折度也愈大。我們實際使光線通過玻璃時比較通過空氣慢些。

那末，我們在三角形的玻璃中的作用當然是沒有什麼

神秘的。無論是什麼光波混合在一起，在落到它上面時便能一一地按周率的大小分開來。例如，有一羣白熱的鈉中放射出來的光波我使它通過三稜鏡。那羣附着於鈉原子的電子能以一種速率旋轉而生出黃色的感覺。以所在光帶上生出一條很清楚的黃線。但是爲什麼這光永是線狀的呢？這完全因爲光線原來是由一很狹的縫中射入的。現在我無需再細講我們的作用了，因爲那些事對我們雖然很簡單，你也許覺得奇怪。

但是，你應該曉得，我們是按着我們所附着的原子而在光帶上造出不同的光線的。人類就因爲這件事才注意我們的無線電信。不久人類便發現了這些光線的意義了，因爲他們把這些條光線的位置詳細地記錄出來。他們看見在我們附着於鈉原子時，我們永遠生出三條固定的光線；一條很亮的線在紅色的部分，一條在藍色的部分，還有一條較弱的光線在藍色部的邊界上。若是附着於鈉原子時，我們在黃色部生出兩條很清楚的線。若附着於鐵的原子，我們就在光帶上生出各種的線。自然，這些原質必需燒至白熱的程度才能便我們發生以太波。

現在大概你已曉得我們怎樣由星球向地球傳送消息了。這些星球都是極大火熱的氣團，所以這些衛星電子永遠繼續着隨着興奮的原子而跳動。電子們繼續地放送以太波到地球上來。當人類把它們通過玻璃三稜鏡時，我們就把它們分析開來。這三稜鏡是裝在一種望遠鏡似的東西裏面，這種儀器就叫做「分光鏡」。人類於是研究我們在這光帶上所生各線的位置，由這些線他就曉得遠處星球有那種原子。我們告訴人類，太陽裏有四十種不同的原質，其中最普通的是氫，鐵，銅，鎳，鋅等。自然，這些東西全在氣體狀態。

現在有一點我似乎用不着細說，但是若草草提到也有些大價值。雖然在地球上在我們在光帶中所生的光線是亮的，而我們由星球傳來的消息都是些黑線。其理由是因爲在星球的那種白熱的氣體的外圍還有些較冷的氣體，它們把我所生的光波完全吸收了，這些光波完全被吸收乾淨，所以在光帶上只留着一些暗的位置，這就是我門所說的黑線。這些黑線所佔的位置和那光波若能到地球上，所生的亮的光線的位置完全相同，所以對於讀消息仍無影響。最奇怪的一件事就是我們這種能在光帶生出線條的作用竟會引領人類來發現我們的存在；關於這件事我將在下一章中告訴你。

七重割裂的心 (獨幕劇)

子華

登場人物：

(以登場先後為次序。)

唐政——聽差。

丁志新——秘書。

郭文雄——全工。

楊斯年——大盛煤鐵礦經理。

毛二——汽車夫。

馮史君女士。

工頭。

陳志恒。

時間：

現代

地點：

某都會附近。

佈景：

台的左方的中央，橫對着右邊的兩扇大窗，放着一張高大的辦公用的檯子，左邊一只旋轉椅子。桌上凌亂的堆着文件文具電話，以及其他雜物。左側——旋轉椅背後——有一扇門，門上配着潔白的磨沙玻璃，上面用黑字寫着：秘書辦公室。台後有一門，是通外面的，左側是礦工宿舍。門上的玻璃上用「反字」寫着：經理辦公室。門的左方放着一個細而高的衣架，門的右方放着一個大而矮的火爐。右方兩個等大的窗戶，白色精緻的窗格；掛着華貴的深藍色的絲絨窗簾，長垂及地。窗外工廠轟天的煙囪，隱約可見，還可望見遠遠山影。窗前放着兩隻沙發，有一只小桌子隔在中間，上面放着香烟，火柴之類的東西。室中鋪着很厚的地毯。

(幕漸漸地開了，在觀衆目前呈示出一個靜寂而
幽暗的台景，一切只能看出些模糊的輪廓：不過秘

書室的燈正亮着，傳來斷續的打字聲，燈光自半透明
的玻璃窗中射來。框形的一片白光正蓋在經理的公事桌
上，比較清楚地使觀衆看見桌上凌亂的文件，以及電
話等用具。爐火熊熊，所以隱約地可以看到一些跳
動的微紅。如果台下更安靜時，還可聽到偶然的一二
煤塊的爆炸聲。右窗外淡月初升，在這山上漸漸出現
，映成山上一片鵝黃的月色。靜中一個聲響！台後的
門開了。一個穿白色長衣的人進來。)

某人(聲音是秘書室來的，尖聲地!)誰?(打字聲停
了，)

進來的人 郭先生，是我。

郭(自內)是唐政嗎?有什麼事嗎?

唐 是的，有兩封快信，等着蓋圖章呢。

郭(自內)丁先生來蓋吧，志新，你去一輪吧。

丁(好像不願意似的說了一些話出來!)這種事還要我做
，要是我有一天，哼，你知道總有一天會來的，到

那時候，我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你知道是什麼麼，你
不知道吧?……

郭(自內)我怎麼不知道，是不是鎗斃郭文雄?

丁(在桌上找出圖章在快信收據上印一下，交給唐。把
信放在抽屜內。)可不是?你這種人不鎗斃，活着做
什麼?

丁 經理怎麼還不回來?

唐 真是，出去這老半天還不回來，不要給人綁了去!

丁 胡說!胡說!走你的!

唐 誰管保!(將退)

丁 唐政!唐政!

唐 您還有什麼事呀!

丁 倒兩杯茶來吧!

(唐退)

丁 文雄，文雄，我們到這裏來吧，多無聊呢，寫這種東
西，天下最沒像你這樣蠢的人。來吧，你看這遠山，
這月色，這如薄紗的深雲，你記得我們已往的歲月中
最可紀念的一段吧?

那 哦？，哦！知道，記得！……

正 秋風瑟瑟的西子湖上，在夕陽中一葉扁舟載着這幾個天涯遊客自拱宸橋搖到湖心去停在湖中心，我們就這樣停住了。當時，自然是滿懷的離鄉之情，互嘆着如遊絲般的生活，然而這是多麼美的經歷呢？那時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在現在看來，都像是一首一首的小詩。我們在湖上等着日出，你還記得嗎？程真如是我歡喝酒的，我們爲了他不惜借了錢當季衣服去沽酒。買菜，當那團團的露黃淡月在東山上漸漸出現時，我們起始飲酒，宣讀了我最適宜的詩。雖然因爲一二句的傷感話引起大家的不安，甚而便爲之落淚，然而我們的同情是多麼可貴的，是多麼可以使我们安慰的。看現在呢？現在完全的變了。變，變，變，變就變好了，本來世界就是個變的，然而我們的變的觀念裏是帶着「悲哀」，因爲我們的變是帶着別離的。是帶着眼淚的。真如我們就不知道他死在那裏。他到底還活着不活着呢？唉，真如真是「個可憐虫」，也真是一概不能使人了解的人。我至今對他還是一概不可

解的謎，雖然他離去我們這多時間，而他的遺容好像在我的目前一樣，只要我閉目一想，他的一付嚴肅的臉，尖尖的鼻子，銳利發光的眼睛……立刻在我腦中浮起，他的拚了命的狂飲，真是使人可怕，我們又不能去阻止他，他的內心不告人的奇憤使他這樣，他的竟夜的工作，你總可以相信他不是一個浮淺浪漫人物。然而他的爲此糟塌他的身體，真是一個不可解的謎，你看他捧着一滿杯的燒酒，一口一口的和淚飲下，飲下之後，眼睛發火的張着，滿臉的汗往下流。你還記得吧？不用說，你是一定記得的，不是我也好好的記着嗎？還如這樣一個月夜的湖上，不大多說話的真如忽然說，「一切的事情都是突然來的，不管不幸的事情或是幸運的事情都會發生於偶然。真是可怕呢，誰知道明天有什麼事要發生呢？誰也不知呀？也許我們之間有一個人要死了，也許我們之間有一個會失去了，誰知道呢？……」在他顫動的唇上說出這些話來，誰知道在第二天居然「有一個失去了，」一封滿紙血痕的信，替代了一個滿面愁容的人。他說，

- 「我去了，去工作，我在另一方面會得到快樂的，因為我可以對我的良心盡責了。朋友們不要紀念我。即使你們有時不贊成我平時偶而流露的意志，但是我終於要去實行我的信仰的。我相信我的行動是對的，所以我很高興，不必為我担愁，即使我是死了，我也死得痛快呀。……」他就是這樣在信上說了這些使人不明白的話走了！誰知道他要到那裏去呢！文雄，真如真是這樣一去不返了嗎？這真使我不解呀！看這日色吧，正與那天晚上一般無二，大概這樣的月色是不祥的，然而多麼美的月色呢！那一天是我們高興的絕望了呢！文雄，文雄（獨自對窗的絮語了半天，正以為郭文雄早已在他那裏，偶然一面頭，見並無半個人影，於是大聲的嚷了起來，）文雄！文雄！你在那裏？
- 郭 我見從頭到腳的在這裏，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
- 丁 我叫你到這裏來，怎麼不來呢？
- 郭 你那裏叫我來了。（說着舉了兩杯茶自秘書室出來，）
- 丁 我怎麼沒……
- 郭 好，好，好，我不是來了嗎？
- 丁 什麼好好好！我總要說完了我的話呀；
- 郭 值得呢？這樣小的問題用不到這樣着急的，到底是青年人。
- 丁 青年人怎樣呢？
- 郭 青年人？青年人，哦，哦不憚事，你看多少……不說了，我不好，喝點茶吧，你一個人這樣獨自說了半天話也不覺得累嗎？……（開燈。黑暗自室中逃遁了，月色與爐火似乎已經失去了權威。）
- 丁 呀，你真是一個俗人，如此美的夜景不知道欣賞開燈做什麼呢？
- 郭 唉，這樣暗的屋子，我是受不了的呀。
- 丁 那麼對於我們的舊友怎麼這樣不關心呢？你的血大概是冷了的，過去的事情，好象已經從你的心上死去了似的，你竟一點也不留戀，一點也不惋惜，你要知道呀，這是我們生活中的紀念。
- 郭 是嗎？（坐下，劃火獨自抽煙）
- 丁 你想呀，你……（唐政捧茶進來，）嘩！兩杯茶要用

這許多時候，現在看看還用得着嗎？做事情永遠這樣慢！唐政，你這樣胡塗，一旦靈魂給人偷走了也不知道呢？

唐 了先生，您說那些話咱們那裏懂得。再說也沒有多大工夫。

郭 不錯，不錯，你快走吧，你快走吧！就把茶留下吧！

（唐退）

丁 這種人真是沒有法子，他這樣一個人大概只有現象而沒有想象的。文雄，我曾經思索過的，我覺人要是只是羈限於現象之後恐怕他的思想就難於發展呢。爲什麼會天生的這一大批傻子呢？唐政就是好例，他再也不會思索，再也沒有幻想，一生只好作聽差的。

郭 算了罷，依你說來如你這樣胡塗，只是一天到晚在夢中活着是對的？

丁 你太沒有深見了，這與我有什麼關係呢？我所求的是真理，我所需要的，是靈感的訓練，你又那裏懂得呢？我是極力使我脫離現象，所以我有三年沒有看報了，這些使人看了頭都要痛的事情有什麼意義。然而

，在我的冥想中的世界，真是異常美的，我在我的幻想中時常去赴神的宴會，與大神周必特共飲，我們飲着瓊漿正如故事上記載着的一般，我在幻想中又常常走到大詩人的夢中去，我在幻想中常常進入了樂聖的曲中去。我在貝多芬的曲中漫步，似乎聽到小川旁的鳥啼，又似乎聞到這處送來的牧歌，我有時還會逃出了三度的空間呢！我看到一個奇怪的世界，我有時看到一個美麗得如同一朵斜陽照着水旁的紅薔薇的世界，是這樣的小巧靈瓏，然而我有時看到的世界是一塊醜而大的頑石呢，我順着一個個哲人的冥索走去，勾引出我的幻想，我就會看到各式各樣的世界。……這種的心靈生活，才是有意義的呢。你知道什麼？你這俗人！

郭 正是，正是！我知道什麼呢？（並不十分注意丁的話，因爲他時時的在深思，極鎮靜的在推求什麼事。）

丁 你自然什麼也不懂。一個人要是不度着靈性的生活是個蠢貨，同時也是一樁罪惡呢！自然，我是太苛求了，那裏每個人能有這種修養呢？不過過去與未來的追

捉與希望難道還不能使你脫離現實片刻嗎？我們這些過去的生活？值得紀念的一頁頁？

郭 過去的嗎？

丁 就是過去的！

郭 哼，這是與我無關的事呀！

丁 無關的事？

郭 實在是無關的事，與你的幻想冥索同等沒有意義！

丁 你認為沒有意義的，就是沒有意義的嗎？

郭 我到並不一定這樣想。

丁 唉！你真是沒有辦法（聲音略高）比如說……

郭 好，好，好，你對，讓我靜一會兒好不？

丁 自然可以，不過我有話不說，的是難過呢。你看吧，

比如說吧，……

郭 唉，你這人。我實在對你說吧，你要再這樣討厭……

丁 你說呀！

郭 你真要撒頭撒底的變更一下才好呢。

丁 你要我不想？這與要我的命無異。你這……

郭 我沒有不教你思想。我說是你那樣的胡思亂想，你這

樣的什麼也不知道，我真替你悲觀呢！

丁 替我悲觀？

郭 危險偷偷的在你背後來了，你是絲毫的不知道。正如

一個人的良心一般呀，毒恨在心中蠕動了，嫉妬如蛇一般的在周身爬行着，然而他呀，始終未嘗知道。

丁 文雄，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郭 這正表示你的胡塗，胡塗的人永遠以為自己不胡塗。

丁 哦？（莫明其妙的神氣。）

郭 你看得出什麼？（聲氣宏亮）我們的經理，大盛煤礦

礦的經理，你能看入他的心嗎？你知道他多少？

丁 經理？經理是個心胸闊大的偉人呀！

郭 哼！不錯！你還記道我們的礦工頭嗎？你還知道你的

念念不忘的老友程真如在那裏嗎？

丁 什麼，我與你一樣的不知道呀！

郭 不錯，你與我一樣的不知道。然而你要明白，世界上

有多少胡塗虫，你罵的那些胡塗虫是比你所說的聰明人明白得多多。

丁 我不懂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呢！

郭 你自然不明白呀，我得到了一樣東西，這是一個奇異的謎！志新，你很可以運用你的冥索的。然而你現在也將要弄到不辨東西了。本來你要在你幻想中去漫步，在樂曲中去盪漾，然而也容易迷失呢。大霧中行舟，固然有趣，然而不可知的冰山也會從有趣中出現呢。你想想吧，危險當頭，要是你還在做大霧行是不是傻子呢？自然……

丁 不要說了，東西是那裏來的？東西在那裏呢？現在誰還高興來與你辯，這樣不知不覺的死去無論如何總比眼看着刺刀刺到自己的頭上來好受呢。

郭 我問你呀，你見過鬼沒有？

丁 鬼？

郭 是的，鬼！你沒有見過鬼，你沒看見過鬼，然而你知道鬼。

丁 現在不需要你玩弄玄虛呢？

郭 我來玩弄玄虛？哈，我是玩弄玄虛的人嗎？是實在的，我遇見鬼了！

丁 你真遇見鬼了？文雄，你不要忘了，我相信，我應當

提醒你的，我並不是如你所想的那樣一個小孩子呢？我才那樣想呢！你不要以為人死之後才有鬼，活着的鬼多着呢！

丁 不是這樣，你講給我聽就是了。

郭 記得吧，就是前幾天颶大風的那一天。我坐在屋子裏提了筆在寫一篇將要投到雜誌去的論文，雖有很多的意見，但是狂風自樹梢吹過的呼聲，電燈閃閃的時時暗滅，棹上窗格上積滿了自窗縫吹進來的塵土，已經够沈悶不自在了，又想到那些與我們一樣有五官四肢血肉造成的，然而並不如我們尚能繼續活着的人，在狂風暴雨中何以堪呢？他們的靈魂是很容易被吹走的，我的心不禁慌惕起來我豈能看見鬼魅在室中出沒，我又彷彿在風中聽到嗚飢號寒的聲音。

丁 你不怕嗎？

郭 「誰呀，在那裏搗起這扶搖狂風？」「誰呀！」我不知不覺中脫口說這話。風推着我的窗子格格格的響，窗外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這正像失散的遊魂在窗外推我的窗子，是姪姨我的安閒嗎？」可憐的孤魂，是

你嗎？誰在窗外吧？」我不禁又這樣說了。誰知道有一個聲音回答我呢。

丁 什麼呢？怕吧？

郭 有一聲音。好熟悉的聲音！然而一時那能教我記起是像誰的聲音呢？

丁 他說甚麼？

郭 他說：『是的，有一個孤魂在裏。』這真像是那個已死的老友的聲音，然而是不記得是誰了，這聲音是很微小的，顫動的說出的。

丁 你說什麼了嗎？

郭 我說了，我說，「你是誰呢？不要是鬼吧？」他說，「是的，我正是一個鬼，一個還活着的鬼，只是我已經沒有生氣了。」我說「你進來吧」

丁 他說什麼？

郭 他說，「唉，運命隔開了我們，不能來一見你。」我那時立刻走到窗前，很快的把窗打開，然而什麼也沒有，只見一個黑影從轉角隱去了。等我走到外面，冷風迎面吹來，沙土迷了我眼睛，什麼東西，也看不見

，歸來後就在窗台上看一樣東西。

丁 是什麼東西？

郭 一封信，一封怪信。其實鬼寫的信那有不怪的呢？

丁 誰寫的？

郭 這是誰也想不到的，在這裏（說時自衣袋中取出一封信來）

丁 （接信）這就是我們公司的信封：

郭 你從頭看一遍吧！

（丁看信尾的簽名不覺大驚起來）

丁 程真如！

郭 不必這樣大驚小怪，這只是小小的一件事呢；你試念一遍看呢！

丁 （念信。）文雄，我的親愛的朋友，我以人間各式各種感情，來寫這封信給你。我如果一旦清醒，我會知道我是發了瘋呢。其實自從我別去了你們之後，甚而我未別去你們之前，我又何曾不發着瘋呢？唉。人的活着也只是發瘋而已呀。什麼事情不都是逆向着我們的

意志的？人有片刻順着他們的希望走的嗎？人的周身有一寸可以自由發展的地方嗎？以實際知識來決定問題的能力是可以伸展嗎？唉，這樣的活着能不教我大大的發瘋呢？不過我現在是爲了復仇，妬恨，與爲了我的信仰而盡一點微小的力而更興奮了，更使我大大的發狂呢！——這到底是從那裏來的？

郭 你念下去再說！

丁 (繼續念)自從我離去了你們之後，我的生活就大大的轉變了，不過這也正是我的希望，我盡力的奔走，盡力的工作，希望一個偉大的日子了來到。固然，是未出乎我的意料的，我們一向未注意的一方面正應當注意呢。其實這幾句話是你們不憐的，是你們這階級的人在未曾涉及這另一個世界時所不能知道的，我也不想要你們知道，現在還不是使你們知道的時候呢。朋友呀，我現在所想告訴你們的，是我這一顆受槍的心，要是我真能拿出我的心來給你們看，你可以看到一條條的裂痕，在裂痕中間你可以看到跳動着的愛與恨。愛與恨永遠在我的心中爭鬪着的，讓我給你們一個

輪廓吧，因爲我在現在模糊的心境下，未能記起——却也不必——這清楚的往跡了，神呀——唉，深信物質世界沒有神的我，居然呼起神來了！你爲什麼在一個工作順利的青年的歷程中，安排下這樣一個運命的逆流呢？人羣的惡魔在生活的戰綫上與我較量還嫌不夠嗎？很可以的，我儘可搗碎我的軀體，也儘可搗碎我的心，但是爲什麼偏偏更要搗碎我心中深藏的所有呢？唉，去了，去了，我的靈魂，我的生命！生之欲望也隨着走去了！千萬不要說我無聊淺薄，正如一般青年的厭倦生命一般。從前我不是一樣厭倦生命的嗎，本來維持我活着的，只是復仇與不忍側目於社會的不規則而忿怒而已。誰又想到活着的意志一旦會有些善意的呢？我的眼感激得流淚，我的枯涸的心泉又涸了，現在好，我又重復在血中往復了。我立志在死前要解決我這雙重的仇恨。告訴你吧，我將要把我所有的恨，放在一個人的身上而盡我的智巧置他於死地呢？哦，不錯，我會六次設法使我的手下去報仇，但是竟不知什麼緣故都一次一次的失敗，如同我們

會努力於反抗一種勢力似的，然而也正如石沉大海的
一次一次的烟消了，國中還未減少絲毫死容，而我們
的努力，却都失敗了，你明白嗎，我的意思是要去行
我第七次的復仇，這是我最末一次的奮鬥，也是我希
望必能成功的一次。朋友呀，聽我的話罷，我告訴你
們的話務必聽從，這是我對你們的誠意，你們務必要
可能地要少與你們的經理在一起，少與你們的精明能
幹的經理在一起呢。自然，你們曾不明白我的意思，
不過，我正也不必你們明白，這樣或許是較利於我
的行事，你們不願意嗎，在你們只是一舉手一投足之
勞，可是你們成全了一個人的志願呢。朋友，恕我要
說兩句痛心的話了，然而你們自當明白我的苦心呀。

你們要是萬一不聽我的話……(驚奇的叫)呀！

郭 怎麼了。有什麼事？(停止了他的沉思。)

丁 這到底是怎麼會事呢？有什麼神秘的事情要發生了呢？

郭 你是覺得這很奇怪嗎？

丁 哦？是，是的。

郭 是吧，這不是你漫步沈思的時候了吧？

丁 文雄，文雄，要停止一個人的意見的辯護雖然是不可
能的，然而現在讓我們放在一旁吧。

郭 自然好的。

丁 我只這樣一瞬的回憶，我只把我所思索的方向略略一
變，我立刻慄然了，真是怪奇，不可思議呢，我們不
要是住在魔術家玻璃瓶中吧？

郭 其實你是早已應當覺得了，只怕是你只以為是一些不
必知道的怪現象吧了，自然，這樣一個鬼魅的世界中
，你也無暇去擇取那些與你利害相關的事情來玩味
去。

丁 真的，不過我現在怕了，這室中好陰森呀，窗外好像
有鬼影在搖曳。文雄，我真的怕了，我們竟活在這樣
一個地方，這幽靈塔似的，這魔窟似的，然而就這樣
使人不可捉摸的地方。什麼事都是奇怪的。第一，就
說我們的經理，就是這樣帶着神秘性的。不是嗎，你
看他的神情，無時不像一個魔術師，用他的手指在某
上輕敲着，在他的輕敲中，思想到了他的腦中，起始
緊閉了雙目思索起來，絡繹的，在他的手指下好像有

細長的蜘蛛絲出來到個人的身上去，似乎有一些奇怪的事要開始了。他的心神正如那個電話（指卓上）一樣的，能够連繫着各處。

郭 你不記得我們礦工裏發生過事嗎？

丁 記得。以前不過嘆息而已，我忽然明白了，了然了，現在想起，使我更覺得害怕了。無緣無故的，我們的工人會失蹤，失蹤之前又似乎有預兆似的，在礦中又時時發現的那些缺頭缺手的，不完整的屍首。那些被礦裏的支架的柱子倒下壓死的工人，咳，真是不堪側目，有的壓碎半個腦袋的，面上都辨認不清楚了，有的只剩了半截，呀，那些帶着煤屑的難色的污東西。

郭 那時我看了整整兩天睡不着。

丁 不見得嗎，我們經理桌的電話？好幾次報告在礦裏發現屍首或是出了意外，都是我接的電話，我真不知道那時的手怎麼能去拿聽筒來聽取些這樣怪僻的消息，這鈴聲好像是從地獄裏傳來的，像是一只吃人的怪獸在狂吼。你看，這電話的手柄上像是塗了人的鮮血了，四周列着面目模糊的人頭，要是她竟不顧一切的響

起來……（電話鈴聲赫然長鳴！丁異常驚恐的按了耳朵，不去接電話）

郭 算了，你快去接吧。

丁 我不接。

郭 這是經理意思，讓你管的，不要發神經病吧。

丁 呀，我腦子暈了，我們不在人間吧，何以有這樣多的鬼魅呢？（取電話聽筒時，鈴又響了，他駭了一跳。）是，是，大盛煤鐵礦經理室！是我丁為新，你呢，哦，振東？什麼！（大驚）什麼！經理被綁？

郭 （驚訝）什麼，經理被綁？

丁 ……八點嗎？……是的……（好像在簡單地敘述被綁時的情形，約一二分鐘）是的，車走的很快，……你沒有聽到，……時候，很暗，……哦……什麼，什麼，什麼，有的，知道，告訴我說過，不知道什麼東西？燒了？……經理告訴你說的嗎，為什麼他自己不打電話給我？是的，真奇怪。……怎麼辦呢？……是的……（放下聽筒，）真是怪事。郭，是勾振東打的吧？他在德豐打來的吧？他說什麼了？

丁 他就說，……奇怪呢，什麼緣故呢？（說着在抽屜裏找出一個黃的大封袋來開了火爐的門，把封袋擲了進去燒了。）

郭 做什麼，做什麼？

丁 振東說的經理自銀行出來的時候教他告我燒的。

郭 你知道是燒什麼嗎？

丁 不知道，也不能知道呀，這有什麼法子呢？經理要這樣做，他的話可以不聽從嗎？

郭 你怎麼這樣粗魯從事呢？

丁 不，他的意思呢！說不定是他的一個什麼計畫中的一段，怎麼可以不照他的話做？

郭 不過現在經理已經遇到意外了。

丁 這也許顯得更重要呢，他是好像預知被綁的。這樣突兀的事，我們有什麼法子？要不要通知大家？

郭 用不到的，這樣反而不好，無緣無故的去騷擾人做什麼呢？

（外面汽車聲自遠而近，又聽得停住的聲音？）

丁 聽！

郭 不像經理的汽車。

丁 自然不是，不過是誰呢？現在已經很晚，九點多了吧？誰也不會在黑夜到城外來的，誰也不願意在黑夜中出沒的，除了我們經理，鬼似的來去着，不過他現在已經綁走了。

（唐進來）

唐 經理回來了。

郭 經理回來了？！

丁 經理回來了！真像夢那樣不可捉摸吧！

唐 是的，經理已經回來了，（把台後的門開大一些，皮鞋聲漸近，楊斯年經理進來，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黑色帽子，黑色手杖，衣服破了一角，額間有一傷痕，隱隱的尚有血跡，態度異常鎮靜，若無其事的把衣帽掛在架上，放手杖於一角，嘆息一聲，似乎很是疲乏似的坐在沙發上，唐退。）

楊 我又回到我自己的地方來了，然而誰又知道呢，我在什麼時候又要離去的，正像什麼美的或醜的形象到！我的心宅中去，那裏能知道牠什麼時候要離去呢？自

然，我離開了我自己的地方，至多只覺得異樣而已；但是什麼東西自心中移去時會如何的傷害我的靈魂呢？試想吧，空洞，飄忽，正如在深山中失去子的孩子一般，在哭，在嚷，裏是真是個孩子到好了，你們知道哭與嚷是能填塞住他們悲哀着的天真的心的，可是我不是個孩子了，我已經不是了。

郭 經理，你是乎是受驚了，你又似乎為悲哀浸蝕了。至少是方才的意外，我們是想急於要知道呢？

丁 經理，什麼事，我都覺得突兀，幻變呢！
楊 未曾見過的，與尚未遇到的事情，都帶着神秘的突兀的，幻變的，如同你吧！

丁 我？
楊 是的，我是知道的，不要緊吧？你自己也有些神秘不可解的問題在胸中深藏着，要是你一旦了解起來就會知道如何的平凡了。文雄，你覺得我的突然的歸來是不解嗎？

郭 是的！
楊 你也這樣想嗎？

丁 這也是一件很不可解的事。

楊 是的，似乎是進行很不自然的，我竟這樣簡單地歸來了。（唐送茶進來，楊對唐，）你把門口收拾一下，如果有人來就一直請他到這裏來，哦，木論什麼人。）

唐 是的，毛二爺要進來。

楊 毛二？教他進來吧。

唐 是的，就在門口。（開門，叫，）毛二爺進來吧。（

毛二入）

毛 經理，什麼都弄好了，汽車已經預備好，

楊 你等我按鈴兩下再來吧。你沒有別的事吧？

毛 沒有了。

（毛下。唐隨下。）

郭 經理回來了真是可喜的事，到底是怎麼一會事呢？

楊 那是誰也不知道是怎麼一會事的。你們只是知道我是被綁了，而在得到這意外的消息之後不久，是不久吧？我竟這樣簡單的回來了，與平時一樣，你們看見我，楊斯年是回來了，多麼令人不解呢？然而你們知道

不知道，我是否真的被人綁了去呢？是真的有這樣一件事沒有呢？

丁 難道經理真的沒有被綁？那麼勾振東是與我們開玩笑的。

郭 你知道他向來不開玩笑的，

楊 自然，我不過這樣假定罷了。志新，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嗎？你想像到的事，與實在的真實有着一道不可知的鴻溝呢。

郭 那麼真是不解了。

楊 不解嗎？這只是運用了我的思索呀，人的思索是可以殺人的，然而也可以救他的命呢，

丁 我們還是不明白，告訴我們經理今天所遇到的事吧，我想是個有趣的故事吧？

楊 許是個有趣的故事，然而你要知道，有趣之後往往藏着一個不可憶度的慘痛！你們只要知道我是這樣來了，不要知道如何來的吧？（取烟斗裝烟，郭爲之取火）文雄，志新。潛伏在我的心的底層的話，我是未曾向你們說過一句呢，豈只是你們呢，自從我到這裏來？

做大盛煤鐵礦的經理之後，我是未曾向任何人說過一句吧。自然，我的本性未曾一現，我的心也未能一度表白的。

丁 經理呀，把我們當忠於你的朋友吧，你的心好像是受傷了的。

楊 呀，是的，我的心是受了傷的，受了重傷的，是一個人拿他意志的利箭射傷的，屢次射來，這樣一箭一箭的射到我的心中來的，然而也是我自己迎上去的，心上的傷口是會腐爛的，毒菌從其中叢生出來，漸漸的就漫蝕了全部。

郭 越是受傷的心，當是越是鮮明呢。

楊 過分受傷的心是要腐爛的呀。

丁 那麼經理，給我們看看吧，你的過分受傷的心。

楊 然而我的心，你們決看不清楚的，因爲已經爛了，割裂了，模糊了。你們看吧（用鑰匙開開一只抽屜，拿出一束殘破不堪的信。）這就像我的心一般，現在用不到她了（開火爐的門，一封一封，其實已破得不成一封了——一封，一封的投進爐去，）一，二，三，四，

五，六，七；這正像我的心，我的七重割裂的心呀！

郭 經理，你何以痛心一至於此呀？

楊 你說得太平凡了！

丁 到底是什麼使你如此痛恨呀？

楊 如何使我的心殘廢的嗎？我又能明白的告訴你們了，我現在的傾吐是我本性一時的自然的流露呢，告訴你們吧，這是我最後一天與你們說話，說不定我是不是最後一天活着呢

郭 什麼？經理你太興奮了！

楊 是的，不必希奇，我的靈魂是已死了；現在是一瞬時的復活，因為不久了就要見一個人，現在我並不知不覺她又復活了。她就是宰割我的人，她就是搗爛我的心的人，她雖然弄死了一個人的靈魂，然而她是依然不染點塵的呢，我現在得能一見她之後，然後再度我的吮食膏血似的生活，這種生活，我是已經習慣了，而且我覺得痛快的。毒液自我腦中流出來，一個一個的人都給我毒死了，我更要流，流，流遍了全世界，毒死了全世界，那時才是勝利而大笑的日子呢。

郭 何以如此咒詛人類呢，如此切恨世界呢？

楊 我是這樣的，你看我不但是燒去了他們，連這些可以使我回憶的事，我都忘記。

丁 經理，你是個不可思議的人，世界是還是鮮明的，你何以如此毒恨呢？

楊 除了我一個不共戴天的仇人之外，世界已是我第二個仇人了。

郭 所以我們礦中有些莫明其妙的事了吧，經理？

楊 什麼？（大聲地）你竟是來干涉我的事情了？

郭 誰敢呢！

楊 要知道呀，不明白嗎，有干涉我的，危險就要爬到他的背上去

丁（驚慌）我，我們不明白呀，

楊 不明白嗎，自然會明白，現在你們離開我吧，不是有人要你們少與我在一起嗎？（聞外面汽車聲）來了，來了，你們快走吧，汽車聲！

丁與郭 那麼我們走了，再見吧經理。（莫明其妙地下，）

楊（伏在桌上片刻，忽又拾起來，忽而立起在室中快步

的走，瓜亂了他頭髮。）她來了，我不能讓她來的，然而已經下車了，到門口了，就要進來了。我的心呀也一步一步的緊了，我所做的，是不是錯誤的呢，呀，來了，來了！（門開唐政先進來。）

唐 馮女士的找經理，（馮史君在門內出現，史君身段婀娜，異常合適的裝束，脂粉薄施，姿容嫵媚；只是臉色蒼白，舉動不甚活潑而已，史君進來之後呆呆的立着，兩人皆默然，唐即外出。）

楊 是你嗎，是史君嗎？

馮 是的，史君來了。（楊忽憶起似的，急把窗帘拉上。）

（斯年，歲日使你改變了，你額上已經畫上兩條縐痕，這也是歲日給你畫上的吧？）

楊 青春與年華其去了，額上已有了縐痕，史君，你在這縐痕中望去，可以看到我的心，我的如何改變了的心，這又絕不是僅僅的我的外容的改變所能比得上的。不過你呢，當我斯年已不復是從前的斯年時，史君還是從前的史君，年華與你好像是無干的，你還是那樣美麗，還是那樣嫵媚。你的心，怕也還是與往昔一樣

皎靜，一樣美麗，——請坐吧。

馮 （坐。楊送茶）你又怎麼知道呢，你想我是比你好點嗎？我的心泉早已枯了。

楊 你是應當滿意的，有了這樣一個人永遠的在你的身邊，做你終身的同伴。這樣兩顆相印的心，這樣兩個相親的人你還滿意嗎？

馮 然而幸福往往是有限的。的確，我曾幸福過，我曾度過所有的人間的樂事，然而我的心中越是充滿了愉情，你們兩個永遠衝突着的影子，永遠預備着決鬥似的影子越是清楚的在我的心中映出。多麼可怕呢，你真如，兩人的神情。這樣兩個趨於極端的靈魂，時時可以爆炸起來的，我真怕，不會把我的希望炸碎的嗎？

楊 無論如何我是正確的。世界要非如我這樣人來統治，就無意義了，我真不解何以儘有這許多人來與我反對呢？然而我豈怕他們，越是反向着我，越是給我以勇氣前進。

馮 然而真如他何會不如你一樣的覺得自己不錯呢？不幸

你們是絕對的背離着。

楊 只是我乘了我的心馳向的一邊，又絕非你所能設想得到的。

馮 我設想不到嗎？我想我很清楚的，我是看清楚了你們這兩個人的，我怕你們。像永恒的相反的兩種力，要是一旦擊撞時，將有如何大的恐怕出來呢？你看，我是解介於你們中間的，我要盡責使你們平和下來，我要設法使你們的怒氣屏息下來，我要這樣左右支撐着。斯年，你不想我要疲乏的嗎？實在，我支持不住了，我的力量窮盡了。我要找我自己的生命，要度我自己的生活。我有我的理想也有我的希望。

楊 但是你不記得嗎，史君？我在當初是如何向你表白我的心的呢？

馮 記得，你伏在我的膝上向我長求。希望我給你安慰，給你憐恤，你說你的工作之煩重，正需要有我這樣一個人做你的終身的同伴。然而真如也會伏在我的肩頭哀求，希望我給他勇氣，給他同情，他說他這樣一個人是正希望有我這樣一個人，真能給你們以成功的臂

助的呢？我是要給你們同情，給你們憐恤，給你們安慰，給你們勇氣的；但是我更尊重我自己的希望呢。

楊 你是竟這樣緊決的拒絕了我了。

馮 我何曾不一樣的緊決的拒絕了他呢？你們都只知道要我同情你，為什麼你們兩個人裏沒有一個同情我的呢？斯年，你不要以為我是這樣輕易的就把你從我的心裏提了出來，你是萬想不到我是如何在與理智爭鬥呢。

楊 然而你要知道，你豈止割裂了我的心，你更使我的心腐爛，你還使我的靈魂死去。

馮 你難道墮落了嗎？

楊 並不是如你說的墮落。一般人失意時就墮落，你竟看得我這樣平凡嗎？我竟如一般人那樣墮落了嗎？史君，你輕視我了。我在這一方面盡力克制自己的。我是爲了如何的決絕而自殺我自己的靈魂

馮 是不是打消了你的志願呢？

楊 不是的，更緊強了我的志願。把我的原有的理想的意義抹殺了變了一種畸形的意志，變成了一個野心。我

恨人類，我要以我的智慧的毒去殺死他們，作弄他們。非如此，我不覺得痛快。起初我是在人間樹立一個原則，現在不要這個原則了，世界已成了我第二個仇人了，起初我只以為應當把入分成上下層的，現在我還要把我放在世界外面讓我盡力的去蹂躪她，實在我是爲了她太給我痛苦了。

馮 人在痛苦時儘有很多方式可以讓牠表現出來的。

楊 是的，我豈是想不到。起初我想用一種形式來呈露我的內心的。然而對我已經是無用了，樂曲太抽象，詩歌太呆板，彫刻太單純……無一能描述我內心於萬一的。如此簡單的東西，那裏能夠與我萬變的心靈相比呢。我無可處理我的靈魂，我只有把牠毒害了，正如一般……我不能說我的自殺與雲的自殺是有高下的一樣，只是我留了這一息去聽在我齒下被齧咬着的生命的慘呼，覺得高興。

馮 你何以至此呢？

楊 如此我才覺得自然，我不想有幸福到我身上來了，我只要在這血中生活，在仇恨，在陰謀中運智，我是

靈魂傷失後的尋樂。這也就是我的希望，也就是我的工作。這樣悠長如夢的活着，我是不忍，也不願來一試的。

馮 你可以知道的呢？

楊 不知道嗎？你不是有這樣撫愛你的丈夫嗎？還不满意嗎？你們享盡了人間美，甜蜜蜜的如夢般生活着，活潑潑的生活着……晨曦初上時，你們步向幽林，迎着朝霞，黃昏時踏着斜陽歸來，你們溶合了自然，早已遺忘了世界。即使有一些不幸的襲來，也不是怕的；一微笑，就把薄薄的哀愁抹去，一甜吻早把淺淺的裂痕填平。這樣的夢境似的，詩一般的生活還滿意嗎？如果只是爲了梗在心裏的兩個衝突着的黑影而覺得害怕，而覺得不安，覺得悲哀，是不值得的；如果你告訴了他，在你丈夫的懷中就有盡量的安慰，不足怕了。

馮 不過運命之鞭的一擊，早把這永恆的春光擊碎了。正

如你所說，只成了一個甜蜜的夢。

楊 是嗎？竟是這樣嗎，上天嫉妬了。

馮 許是天與我一個新的力，要我從齶微之夢中醒來，現在正可以起始工作，起始努力了。我不久就要流浪異國，去受自然的磨擦，去受經驗的訓練。

楊 (心動，說話漸漸矛盾。) 你能否一度留與我生命呢？你能否使我的靈魂復活呢？用你大慈悲的心，包容我的罪惡吧？雖然在黑暗中生活慣了的魔鬼，也很想去迎着光明的。

馮 自然，你真如你所說的那樣可怕，我自然希望你快快自黑暗中抬起頭來，去追索光明；然而你有你自己的力。用得到我嗎？

楊 除了你沒有別人了，理想中的你，已經深刻在我的腦膜上，再也不會更動了。

馮 我是很自由的，然而你這趨於極端的理想，能够犧牲嗎？

楊 你看我極端的嗎？這是我的神一般的定則呀！與生具來的在我的血管中。只是現在是久久不提出來了，我如果得你做我的手臂時，我又會把牠修理完整，作我終身的目標，史君，我必有所成就的。

馮 算了，你還是磐石般的不移動的。

楊 自然呢。

馮 那我就能放棄我的理想嗎？我要行我的路呢。

楊 我們還是這樣毫無關係嗎。

馮 有什麼法子呢？

楊 你還是讓我，在暗牢中嗎？

馮 有什麼法子呢？

馮 竟完了嗎？

馮 是的！

楊 呀！(如劍穿心) 完了，我還是在宇宙的黑影中住着。我還要向下落，落，落！我這得死心塌地的縮緊我的心，咬緊我齒，我不得放鬆片刻。(淚橫流。) 唉史君，你是不久就要離開我的吧。

馮 當我未出國之前我可以來探望你幾次的。

楊 不，不，不要！我從此當你死了，你也當我死了。我不要再見你了。我像是宣佈了死刑一般，這是你末一次來探望我的，你出去之後，門一關就把我們分在隔絕不通音問的兩個世界中了。你們的世界絕不容我，我的世界也絕不容你，唉，史君，完了，就完了吧。

我不恨你，我現在還是要去聆聽粗暴的音樂：那些將被宰割的生命的慘呼，那些巖石下壓着的人的呻吟，我的靈魂是死的，我的心依然腐爛。

馮 你要真不是要男子的手段，你又何苦如此瘋狂呢？我們不幸在今天才能見到。然而排定的命運有什麼法子？可憐的孩子我想我以後常常來探看你是有益於你的。

楊 不，我說過了，你不要來，你如果一定要來，危險一定會臨到你的身上。我願你自己尊重。（神情漸漸可怕起來，目光閃閃。）

馮 唉，斯年，願你自己尊重才是呀，那麼我走了。

楊 （悲哀地）你，你真要走了嗎？

馮 是的。

楊 （按電鈴。不久，唐政入，）開外面燈，馮女士走了。

唐 是的，——丁先生叫我來告訴經理說有兩封快信在經理抽屜裏，方才忘記告訴經理了。是我拿進來的，丁先生給蓋的戳子。

楊 史君，你要去了？

馮 你真不要我再來了嗎？（緊緊的握着手。）再見吧！

楊 再見，除非世界破滅之後。（馮，唐下。門呀然的一聲閉了。）唉，完了。我還是如此！然而我也厭倦了。

我已疲乏了。我聞厭了血腥了，我要為我的「不忍」屈服了；但是我除了這些還求些什麼呢？唉，天生可我這樣一個人。（忽想起什麼似的，開抽屜取出方才寄來的那兩封信。拆開。）好了，一切都預備好了，我又要到另一個地方去了，車票已經替我預備好了。

唉，我真這樣直瀉下去嗎？不要是錯誤嗎？錯誤也錯誤到底，無論如何，復仇是不會有大錯的。（把火爐的門關了向爐中呆看了一回。猛力的將爐門一關。）

算了罷，算了罷！（把窗簾拉門。在室中跳來跳去，又時時的嘆息。有六七分鐘之久，看表。）怎麼還不來？（又過一二分鐘，突然坐下。）來了，來了！（目光注視在窗。窗外有一個黑影，一瞬間窗子為其擊破，王工頭手持手槍一躍而入。）

楊 （精神為之一振。臉上露出笑容。）來了，來了！果然來了。這到並不像什麼其他的恐怖一般，突如其來的

。正如天文家計算月蝕般的，計算到了。

王 是的，不過也有錯誤的時候。

楊 自然，如果是精密的，就不會錯的。這與你所說的，都是經驗之談呀。

王 無論如何這一次是沒有算錯。你在這室中已經毫無用智的餘地了，哈哈，我也有一天會勝利的，我不是屢次失敗的嗎？

楊 你竟這樣的自信嗎？王工頭你看不起我了吧？

王 王工頭？你竟糊塗到這地步嗎？（脫去帽子。）看看我誰？不認得了嗎？

楊 噢——是，是，認得，程真如先生！我怎會不認得你？你的影子好像生了根的埋在我的心中。王工頭，你現在還不過是我礦裏的一個小工頭，我自然只能呼你工頭。

王 是的，經理。

楊 工頭，我的命是如此易於取得的嗎？我的生命如水中月一樣神秘，奇幻，即使你自己跳下去，也是徒然的！你自己拿了一支手槍來，像殺死一個平常人一般，

是做得到的嗎，我的頭腦是用槍彈打得穿的嗎？不記得了，六次的失敗？工頭，你不慚愧嗎，你不痛心嗎？

王 是的，我痛心，其實我的心早已碎了，事實迫了我來，我自己冒了險來。待得太久了，我以我的生命下一孤注來與你決生死，事實是異常簡單的，一粒小小的子彈能否解決我們間高築起的仇恨？

楊 不錯，正如史君說過，我們二人是象徵著兩種不同的力的，一旦遇見時，就要劇烈的爆炸起來。

王 史君嗎？史君永遠在我的理想中的，不過我是終久的不懂得她，她，或許是太完全了，因為太完全，也就不能使人了解了。太似乎很同情我的，她也似乎懂得我，然而她又似乎永遠地遠離着我。

楊 豈但遠離着你，也遠離着我呀！

王 或許是為你的緣故吧？

楊 也或許太為了你的緣故吧！

王 當她要離去的時，我盡我的力要去捉住她的心，我也的確看見晶瑩的淚在她的眼眶中滴出，不過至終於還是給了我一個失望，她，我很知道，是可以永久愛

我的，我想只是爲了你吧，她就難於決定如何走向前
耗了，她對我說，你太絕端了，我不能爲這樣一個思
想者爲助臂，正如與斯年一樣不能爲他的助臂。不過
實際上要沒有你，怎會覺得我是絕端，她怎會盲目的
拒絕了我呢？要是你是我的一個同志，你與我在同條
生命的戰線上的，我儘可不發一言自人羣裏逝去，但
是不然，你是我們的仇人，我能這樣輕輕的把你放過
嗎？

楊 本來，我也不能輕輕的放過呢？王工頭，今天真是一
個有精彩的相會，不久不知有什麼有趣的事情發生呢
王 自然，一個有力於反抗時代的人將死了，自然可以爲
我們慶祝的！

楊 也許是的，不過你不想想你以前的六次失敗嗎？
王 是的有幾次是死了幾個人，有幾次是失蹤了。

楊 你不覺得神秘嗎，一個一個的活活的人在深夜爬進了
我的窗子來，會不見他們出去嗎？我不能不佩服你們
，我半夜公務忙碌，在這室中的時候你們會來的，真
是大胆吧，是不是我的寢室不容易進來嗎？要知道越

是容易做的事情越是不可以做呢。王工頭，你也到這
裏了，明天你也要失蹤呢，你自己失蹤比你的手下的人
要有趣得多。

王 笑話！我豈是一二句恐嚇的話能夠爲你威脅住的，等
我宣布你的死刑之後，不要一秒鐘的功夫你的靈魂就
會立刻逃出軀殼了。

楊 要是希望即是現實時也就無所謂人的行爲的種種相了
，看吧，何以我的心腸會如硬此了起來，我自己也不
明白的竟變到這樣的地步了呢？

王 我承認的，我的心本來是大衆之心的一幕，我自己也
不明白我又會這樣單獨地在這裏與你爭強了。

楊 是的，你明白嗎，何以使我們的心如此的劇變的呢？
不知道嗎希望並不是現實呀。你希望在你一枝手鎗下
使我屈服，是這樣容易的嗎？你要知道鎗彈雖然能夠
迅速的在空中飛，却不能就這樣迅速的飛到你的希望
中去。

王 何必一定要用我的鎗子，你們拿作工具來高壓我們的
法律自然會來制裁你的，有着如此確鑿的證據，無論

你如何鬼詐，用了多少有名的律師也無能爲力了，你準死滅吧！

楊 你指那些文件嗎？

王 你是知道的。

楊 拿這些去做證據嗎？

王 哦，不錯，還是你好好的拿出來。我並不是不願意簡單地一鎗送了你的命，我只是要叫人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我要教史君也明白呢，教她也知道，知道你的下賤，所以我寧可多經過一番手續。

楊 史君嗎？讓她知道好了。

王 讓她恨你！

楊 沒有了靈魂的人以恨爲樂事呢！

王 哈，竟自認爲沒有靈魂的人了，好的，快快拿出來吧！

楊 這到並不是容易的呢！

王 快拿出來！

楊 然而試想我能自投羅網？我能把我自己犯罪的證據給我的仇人拿去嗎？我到並不怕無數的人罵我，我也不

怕史君恨我，姑不管是否真會恨我，我有如此堅強的成見，豈能恐懼這些辱罵？只是我不能放棄我的生命呀，況且我正要擴我的聲勢，權威，以便行我的暢舉，我不能不把這些東西存在我的手中的。

王 限你一分鐘拿出來！

楊 一分鐘，一年也拿不出的。你知道我的一個忠實的秘書丁志新先生，已經替我在爐中焚化了，今天不久之前焚去的。

王 (大悲)是志新嗎？他竟……

楊 不必恨他，這並不是他的意思，他還不知道他燒去的是什麼東西呢。他的崇拜的經理，他的多謀的經理甚至他的帶有危險性的經理的一句話沒有敢不聽從的。

王 好的！(舉鎗欲放)

楊 (急在椅墊下取出一個黑色物來，握在手中，迅速而靈敏的跳到桌上) 慢點，慢！聰敏的人不願做傻事的，從這扇門出去正是工人宿舍，你願意與所有的工人一起死嗎？我楊斯年是小孩怕打似的怕死呢？我既有權力施命合於三千個人身，我豈不能使三千個人與你

一同死呢？

王 你手中不過拿了一段桌子腳呀！

楊 你是這樣傻嗎？我把炸彈明顯的放在外面，是會有利於我的？你不信放一鎗看把！

王 你又勝利了，唉，我自然不能犧牲我同三千同志！他們是正應當努力呢！（恨極把手鎗於地下一投）完了，完了我的計畫總是失敗的。

楊 豈是你的計畫是永久失敗的，你們的計畫是永久失敗的。

王 然而不要緊，我們已經有了組織，不久就要有所舉動，他們會為我報仇。

楊 然而你們工人也不過如此呢，竟甘心為你利用。

王 我實際是指導他們向前。

楊 無論如何，我有方法制止他們的。

王 這，這，這你不能。

楊 不能，即使不能也無妨，我即刻就要離開這裏呢。我要換一個方向呢！我們來乾一杯吧，我們行將永別。

（下桌。在桌下取出白蘭地一瓶，東找西找的尋東西

。）只是如何開呢？請你把你的手鎗拾來，把瓶口擊

去了吧，我只能粗魯的做，（王拾起來手鎗交給楊，

楊就用手鎗柄把瓶口擊去，酌滿兩玻璃杯。）請喝：

王 我是多年不喝酒了，一瞬間不禁使我憶起當日的狂飲

來，酒是我的生命的液，然而生命的液是要乾了。（狂

飲正在此時工人陳壯的頭在窗外出現。）

楊 你看這原來就是段桌子腳呀。

王 天呀！我被愚弄了！（酒性漸發）我不顧了，只要我能勝利！（向楊撲去，楊趕快拿手中的酒向王的面了

潑去，王的眼睛不能張開。陳壯自窗外跳入，手中拿

着一支鐵條把王擊倒。）

楊 唉，又是一個！（異常痛心似的。）我真是這樣了嗎？

陳 不，你不如此對人，他們要如此對你的。

楊 有什麼法子呢？好吧，你按鈴兩下叫毛二來吧。

陳 所有的都預備好。嗎？新年！（按鈴）

楊 預備好了。志恒，你不必換裝了，立刻走吧，我是想

立刻離開這裏呢。

陳 好的。（唐政入）

唐 經理按鈴喚我嗎？（忽見地上臥着的王工頭。不覺驚叫起來。陳立刻又把唐擊倒。）

楊 呀！作什麼？（大慟，）這樣一個無辜弱者，我並不與他有仇呢！

陳 行事是要慎密呢！（毛二入。）我們把這些收拾了吧！

毛 這兩個已經完了嗎？

陳 完了。我們來吧。（與毛二兩人把室中的桌子椅子都移向一旁去。把室中很厚的地氈慢慢的捲起，室的中央呈露出一個方形的巨蓋，毛與陳用了很大力氣將這重蓋並揭起。下面是一個地窖。有臭味冒出來。揚以手掩面。）

楊 好難聞呀，這腐肉的氣味！（毛與陳把王與唐的屍身投入地窖。重複把蓋咚的一聲蓋上了。）這是開地獄

之門的聲音！（他們又把地氈舖好，桌子椅子都放在原來的地方。）我又要到另一地方去做些可怕的事嗎？

陳 是的，我們要去發展我們的新力量。

毛 陳先生走吧！

陳 走吧！沒有什麼事了吧？斯年，我們的希望與計畫是

楊 希望的，正如計畫的一樣，要沒有一次意外的不順利的？

陳 走吧，斯年！

楊 走！我要離開這裏，走進七重割裂的心，還不夠，還要使她永久地腐爛下去！

（一同下場，陳息燈。不久影約聞得汽車聲漸漸的遠去。幕在暗中漸漸的落下。）

西裝

品質，式樣，手藝，價錢，

請問問穿漂亮時髦洋服的

諸君便知

法租界 茂昌洋服莊謹啟
天增里

買哭的故事（做柴霍甫）

劉榮恩

獻於志摩先生之靈

滬寧鐵路總站裏，有位小職員逝世了。

年青的妻子月娥是應該預備要辯踊而哭的，眼皮要紅腫的。但這位夫人，生出世也是在半夜十二點過二三秒，好像害羞生在一日最末了的一分鐘裏。她是祇能內心哀傷的一種感情動物。但是不大聲哭，叫親丈夫，肉，心肝，里隣的太太們一定要扳着臉，把嘴塞到人家的耳朵根，議論她不哭。不哭就是不節。不節就壞了。但她已經隱泣得胸膛彷彿要裂開了。

出殯的前夜。這是姑母的主意，想必一定可以使街巷裏的尖嘴了頭們不評饒。月娥雖有些不自在。

晚上，張媽帶進了一個粗大的寧波婦人。前額光亮得像西瓜皮，一個毛帶般的頭。一身穿黑，大約有四十光景。當下議定了價錢，三頓菜飯，二對香燭。他們是小康人

家。死的是年青而好的丈夫。夫婦已經同居了六年。家裏的傢具可以用名譽來擔保他們從來沒有過口角，打噪。

寧波婦人翻了一翻帶紅絲的眼皮，嘴往上一擡，似乎鄉村裏的老學究得了一種詩的靈感式的；姑媽又拍了她幾下。賣哭的於是眼淚鼻涕，頰如暴雨下的山泉一樣勇壯。臉上亮了起來。

如果你能把鄰舍們的屋頂都像書般翻開來看，你準定能看見：皮匠的老婆避了東風，頭向西，呆聽着；小學生的母親，放下了在補着打架打破的袴子；投稿家停了筆；街巷裏的哲學家卸下了思想，大受感動。贊許着年青的寡婦。實在賣哭的哭得婉然，徹底，逼真，盡完的程度等於厨子拔過毛的一隻肥鴨。人人都滿意，而給年青的寡婦，社會的同情。

哭，是不像巷裏的醉漢打架，哭到深夜，警察也不來

干涉。愈到天際，亮，她愈哭得起勁，像那幾個租來看夜，摺紙錠的老太婆們一樣，唸佛和打鐘更賣力。大約她聽見了錢的喚聲。

月娥，也因悲哀的疲乏，不久躺在淚裏睡去。年青時死了丈夫多蒼涼，所以她的睡眠也，多輕微。

他夢見年老的父母，慢慢地沿着絕壁走。他們說：「難過，難過！」她也不由得學他們說了幾遍。頭上一帆鈎嘴的牝鷹似婦人般的哭着親丈夫。

她睜開眼一望，夜彷彿在蛋殼裏般。遠遠傳來驚魂的更竹。她猛想起她的丈夫死了。心一麻痛，一點淚也沒有，野外的蟋蟀獨自在叫着。

他又睡去。父親，母親沒有了，鷹也沒有了。她自己害病在常聞海聲的吳淞家裏。

「我的肚子難受死了。痛呀！痛呀！我的肚腸真要絞斷了！」

尙文用熱水皮袋來煖。燒水。臉青白。手顫着。牆上的鐘，打了兩下。

「愛呀！我害了你。原諒我吧！我們不該到這裏來的

。現在，怎樣辦呢？怎樣辦呢？叫媽醒來吧？現在還不到三點。」鐘點像一個十二三歲男孩子頑皮地不肯到永生去。

三點鐘，四點鐘，尙文到六里外鎮裏請醫生。怎的還回不來，外面的露水冷得像冰，月亮暗得像個木盆。

尙文忽然衝進來。一身淋着水，半臉流着雨。他迷了路，失足溜下一頂橋，在河灘裏爬了好久。

痛聲沒有了，有疥癩的肉聲。

一隻野貓在曬臺上哭着簡直與婦人的哭，分不出來。清晨，他們把疲乏和希望顯露在姿態上和眼睛裏。浮動的陽光使他們微賞着生命的榮耀。懲罰已經過去了。

她又看見驢子，牝鷹，父親在絕壁山路上浮着，慢慢而沉沉地喊着：「難過！難過！」一個婦人在學賣哭的哭着。

月娥，從夢裏趕了回來，周遭沒有驢子，野貓。後窗外，秋的一個早晨已乳白了。頓時心腸凌亂起來。五更是哭的時候。樓下賣哭的像一個有機器會叫的洋娃娃般又加速地嚷叫起來。

親丈夫！親丈夫！這三個字是月娥聽得最顯明的，昨天倒覺得沒有聽見。這那行！她的丈夫，給人家叫親丈夫，親丈夫，哭得，叫得那麼哀切親熱。她雖是租來哭的，她並沒有權利和義務哭得如此逼真。簡直比月娥自己還哭得有頭有序。像個忠實的妻子在她丈夫死後的哀悼一樣。其實賣哭者已過哭過二三十個人家的丈夫了。不過尙文到底是她丈夫，要別人哭做什麼？她簡直在她悲哀之中，趁做她丈夫的妻子了。妒忌燃燒了忿怒，彷彿夕陽和色透過森林的密辭一樣。

「親丈夫呀！親丈夫呀……我的……命怎麼爲這樣苦！……我要，親夫呀，同你一起死呀！我……一個人……一個人活着……你的妻命……真會這樣苦！我的心脏，我的肉……你怎的怎樣離開我去！我怎的這樣沒福！剩下我一個人！將來怎樣過日子！親丈夫，親人，親夫呀……」

月娥三脚二步，從樓上飛奔下來，打了那賣哭的一個響噹吧，一手遞給她兩塊大洋，嚷着：「什麼親丈夫，快滾！」

賣哭者被踢出後門，似乎一隻母雞從野蛋的地方被擲出廚房一樣。她非常歡欣，因爲只要在原價上加二角，她就可應諾任你亂打亂毆。理了一理衣襟，她連忙轉了臉，走了。

小職員出殯時，仍沒人啣嚙大哭；因爲妒忌已經把賣哭的趕走，月娥已經把她的仇敵驅逐。

二十，三，十七。

天 大 華 津		
飯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商 洽 特 價	每 位 八 毛 五 分	優 待 學 界

德明的詩（續）（十一首）

何德明

（十三）隔絕

白天只有一圓太陽，
晚上也只一盤月亮；

姑娘，我那能
接受你的願望。

我底心早給我愛佔，
我心也已和她底團；

姑娘，我那可
把貼着心解開？

你或會恨我太忍心，
些微不會憐憫女人；

姑娘，我實只
有一顆渺小心。

本來人的愛是自由，
你要愛我又何咒？

姑娘，但我恐
你將永滴苦酒。

我願你把誠意容受，
愛秧植向別人心頭；

姑娘，這樣那
你我都水樣悠。

（十四）隔絕以後

自從和那女人隔絕後，
中心說不出如許憂愁；
像竹竿蛇盤繞我心頭。

當初我原想向她戀愛，
只因我愛思想太腐敗；
句句話刺痛我心兒慘。

如今想她早把我忘掉，
對旁的男人作着媚笑；
時機這樣拋掉真太糟。

(十五) 吻曲

首次我和你吻，
飛泉蕩過岩石，
迅——急。

次再我和你吻，
溪面貼附柳葉，
浮——滑。

末次我和你吻，
黃蜂吮吸花蜜，
緊——密。

(十六) 單戀

那天和你邂逅松柏間，
一線慈光流自你的眼，

仙女現在雲端，
我心彷彿寒蟬。

鎮靜心兒想把你細盼
你可早晴雲橫過中天
你離開我遙遠

我心說不出哀

迷惘嘆息流出我喉管，
揀拾松青江盤般徘徊，

悵望一回藍天，
默視一捲捲烟。

這樣我心便似一片海，
波濤飛盪一點兒不安，

你的芳影時顯，
倩笑一串串散。

我影子你自些微不懷，
更不能說你把我憐愛，

可是我心凌亂，
情如火樣燒然。

愛是人生少不了點綴，

我愛你不管你不情願，

我把你朝夕念，
虔誠似對菩薩。

(十七) 雨夜

如珍珠在玉盤上溜跑，

雨點落滴滾翠芭蕉。

渾圓雨水顆顆掉下泥，

映燈光似火蜚嬉笑。

雨絲縷縷織滿玻璃窗，

婆婦暗流淚樣棋槍。

壁虎爬亂窗上的水痕，

屋簷間破裂蜘蛛網。

(十八) 海

墨綠的海際不到邊，
銀鬚幾點像白蓮瓣，
波浪上浮沫似雲烟。

海的偉大有如長天，
人們的渺小好像是——
一粒塵埃風裏飛顛。

我願心兒是一片海，
渡濤縱橫千變萬幻，
生活永遠一條曲綫。

(十九) 誘惑

桑葚般嫩嘴飛過臉，
迷笑斟圈漂掠眼簾；
我心跳動似野犬。

粉面青白沒有帶紅，
眼珠輕展猴樣鬆松；
我心躍蕩像夜風。

腿和手塘藕樣圓腫，
雙眉纖巧有如細松，
我心抖顫燭樣融。

偶吐一句話像枝箭，
振擺腰身好似畫圓；
我心痛哭如雨天。

(二十) 兩個夜

有一夜天高掛月亮鑄上星，
夜鶯婉轉我你在曠野漫行；
你向我說出你自己心，
我也獻供你整顆生命。

又有「夜天沒有月亮和星，
磷火流閃我獨自慕地踟巡；
心中飛出追憶的傷情，
山花落遍我淚水潸潸。」

(一一一)給——

偶然裏我再見你，
六月農夫對雨的希冀，
說不出怎般歡喜？

幽默中你我長吻，
眼眶水珠燈花樣映閃，
心跳像幼鹿踐踏。

不久我和你分離，
愁子遍植我們底心裏，

落下無數的眼淚。

愛人別這般憂悒，
世界那有不散的筵席？
今朝聚明天又別。

(一一二)十四行詩(海上曲)

浪尖波顛白沫在浮沉
額非爾士^{Alps}雪片照映
日光彷彿鑲鍍過亮銀
葱嶺浮漾輕縹似雲影
風作孽把牠們化成煙
幾陣糊塗一點不分清
波浪不過偉海的一塵
人們生命可能像牠們
湧往前進沒有一刻停
海面我寫上無數字行

愛情憎恨和一切私隱
願這些都跟她們向前
奔流去美麗虹的國境
生命是海海是我生命

(二二二)車中

痰在地板上笑，
殘煙捲炸蠶跳，
一陣咳一陣叫。

風伴煤屑吹來，
闖進鼻似醋酸，
悶塞像在棺材。

牢騷衝蕩耳朵，
濃涕上下伸縮，
螺螄鑽出甲殼。

女人贈送懶笑，
殘荷瓣風裏飄，
沒有愛只是騷。

(二四)歌

寂寞像蜈蚣爬過桑芽，
歡快幻作一陣鴉；
玫瑰幸運漸漸消逝了，
暮天裏的絢爛霞。
悶鬱如野蠶嚙上山茶，
美滿變成了風沙；
短促人生畢竟要毀滅，
雪片那抵得火花？

病 鴿 子

海 燕

爲了具有特殊的性格而不被一般親友喜愛的逸冥，是鴿子一般地從人間飛去了。人可曾見過空中翱翔着的鴿子嗎？撲拍着那兩片已經爲中午的陽光鍍上了一層金黃顏色的翅膀，箭似地投向那深藍的無限中，全無痕迹。逸冥正是如此。雖然她的羽翼已爲運命所剝剔，中午的陽光僅賜她以鉛色，但她有着她自己的光輝，這光輝，便是無限的智慧和崇高的熱情的燃熾。這些，並不屬於「這個」國土。

逸冥是住在隔壁大伯父的女兒。她的父親，是一個只有物質的施與，每月將足過活地寄回幾個錢的父親。還有一個整天在床上過活的母親，一個姊姊和一個妹妹。

在陰影裏，開了，落了，她的童年的花！

是在一個灑着最末次秋雨的黃昏時，她的父親回來了。在幾乎全不認識了的父親手中，她們領到了一次真正的賞賜：父親的肺結核第三期的身體，一個據說是問人家要

來的，活的，將滿三歲的小男孩。附帶的還有貧困和暴曬最後的賞賜，便是一具須要人安排的冰冷的身體。

怎樣勇敢地她的母親呵！從床上掙扎起來，看着那只剩下哭泣的一個，只剩下沈默地一個，只會嚙着吃飯的一個，還有一隻張着嘴的天外飛來的小鳥，毅然地擔起一切，全無所見地走了下去。

從那時開始，逸冥時常到我家來。

她是永遠地保持着她那固有態度，又沈默，又高傲。而且，她那手指宛如聖靈似地，能給與每一件東西以生命。即使連空氣，當她走過時，也是擴散而又集聚起來似的憂愁着。人總不相信，像她這樣人，還會走路，會說話，如別人一樣。

可愛的是她的眼睛，在那里，是反映出全靈魂的存在。更在唇邊，微笑如夢的翅子，翩翩着。

一個晚飯後的黃昏，她突然來我家，第一句話便是讓我陪她去R花園散步。這全不是平時的樣子，臉上不常見的紅色，在月下分外鮮明。頭髮蓬鬆着，有的更濕濕粘在額角。隔着單衣，人能清楚地聽到她的心底跳動。

我們踏着細碎的樹影，緩緩他向前走着。她似乎已漸漸平靜下去。而待到我們在一張椅上坐下了的時候，微笑又飛向了她的唇邊。

周圍是非常好的月色。一切被浸在透明的薄霧裏，酣然地休息着。花也半睡着，縮捲了他們的花瓣，遮住了那些停留在她們心上的蝴蝶，爲了預防她們在毫無遮蔽的空中，爲深夜的露珠，潤濕了翅膀。遠處的草地上，一閃閃地，是那些貪玩的螢火虫，正做着什麼遊戲。

「怎末這樣激動呢？」

「這個，說不清。」但這聲音，是爲強烈的感情洋溢着，優美得像星底微泣。

我無言地看着她。熱情的心燃燒在智慧的爐中，她的兩頰閃出鸚栗的夢一般底光輝。

「你的病，可給醫生看過？」

「唔，是的，曾給醫生看過，現在已還正在治療着。每一天，他全爲我檢查，非常詳細地爲我檢查。」

她的頭漸漸低垂下去，這態度，人能很顯明地看出，她是想用一種強力制住她的笑。但這不能夠，那笑的翅子，薄紗似地展到兩頰。這嬌柔，人只能從一個像這樣的人，一個已經抓住了他的希望，而正沈醉在她中間的那樣人那裏尋到。

「醫生真值得敬愛呵！」我將我的話說得很嚴肅，但已經笑了。

向我投了嗔怒的一瞥，她說下去。

「在或一點上，醫生是誠然值得敬愛，因爲在他們性情中，除了和藹與忠誠，幾乎全無所有。而且，豐富的情與使人想到搖籃上盤旋着的詩聲似的慰安，是他們所特有。好的醫生能醫治靈魂，這是真確的話。」

「那末，你呢，那靈魂怕已健壯得會跳什麼舞哩！」她大聲的笑出來，但却放低了她的聲音。

「S當君介紹我到那裏去的時候，我完全迷惘着。我只記得的，我那時是完全沈默。但不知從什麼時候，這人

像投入平靜的水面的石子似地，投向我的心中。他對於我是如此地有力。他什麼話全告訴了我，他說我的病並不妨事，他說他要供我上一個護士學校，預備卒業後帮他組織醫院；而且，當我的面，他就咒罵他的太太，說那是一個全然無用的東西——」

話終於消失在不知名的花香混和着的夜氣裏，那笑也逐漸消隱，她的眼注視着天空，在雲端，月，隱藏了而又出現了的嬉戲着。

逸真的病，並沒有減輕的樣子。她的母親，在哭泣中，在絕望中，一步步地，向着運命所給她安排的路上走。每一次當她來我家的時候，總是揮着淚陳述關於逸真的事。她也曾向我說過像逸真那樣人絕不會活得長久，因為她是如此地孤癖——

我懸着心，期待着關於逸真的消息，雖然也自己有時欺騙自己，說她也許會好起來的。

一看到抽屜裏逸真所送給的畫片之類的東西，我便什麼事情也做不下去。而在別一面，自己的心，又被怕和她見面，和又渴想着和她見的思想煩擾着。

也曾有過一次，我不知被什麼一種力量，竟帶我的脚步跨進她的臥室，在我的手中，拿的是她問我借了幾次的書，還有一大束不知名的花。

她正睡着，蒼白的臉色被了平靜的燈光，彷彿是透明的蠟質。我輕輕地安放那書和花在她的枕旁，低下頭去，默默地數她的呼吸。當我觸到她的頭髮的時候，她忽然向我睜開眼，但只微笑了一笑。

時間在我變得悠長而無加，每天從學校回來看不到母親的時候，總疑惑着是逸真有着什麼事情發生。

但要到來的事情終於到來，一天回到家裏，說是母親到逸真那裏去了。我的心平靜下去，每一件事情的結果全會使人平靜的，無論這結果是好，是壞。

我耐心地等候門上的鈴聲，等候母親帶給我些意外的消息。天漸漸昏暗下去。一聽到悶啞了的鈴聲，跑出門去，半明的路燈中，看見裹在黑色衣服裏的母親，似乎蒼老了許多。在沙啞了的聲音中，我知道了逸真真的死了，在正午十二點。

「死得很平靜，即使在臨終的床上，也還自己搥了衣

袖，將兩手交叉地放在胸上。還有，母親用抖動的手遞過一個紙包給我，「這是交給你的，她說她並未將書看完，她又說你沒有在臨終之前去看她，對她，對你，全很好。」

我聽不下去，迅速地打開那包，想在那裏嗅到她的氣息。一張紙夾在書裏：

如果我所過的是生活，那末我生活過了。我悄然地來到人間，我又將悄然走去。我無所留戀，無所悲傷，因為我已嘗味了人生的各種果實。

字似黑點似地，從紙面飛了起來，而在其間，我似乎就看到了一隻鴿子，正展開了翅膀——

國 第 九 卷 第 一 期

要

中國政治何以不上軌道？

中國國民黨外交之回顧

所謂滿鐵平行線問題法律根據何在？

據何在？

法國怎樣觀察賠償問題？

一週問國內大事述評

國內一週大事日記

采風錄

凌霄一士隨筆

論評選輯七則

大 街 (小說)

時人彙誌

王大伯的故事

何德明

早晨的陽光灑滿整個的王家村，王大伯端着板橈在草墩上行日光浴。嘴裏含了丈長竹桿烟管，橈般粗的灰白鬚子滿臉露珠般口沫。兩條濃黃鼻涕在鼻孔口奏着和諧。脚下擱着一個火爐，火爐旁躺着一隻黑花貓，張開睡眼正在舉起足爪擦臉。

『小二，這早就下田去嗎？怪辛苦的！』

遠遠走來一個健壯農夫，王大伯猛吸了一口烟，吐出一團團灰紫烟霧，這般說。

『王大伯，你好早呀。……』

左肩荷着鐵鋤，右手拉着牛繩，小三的步伐和他底牛的步伐正趨一致。雖他還有許多話可再對王大伯說，但習慣告訴他兩條腿是不允許小三多停留的。等王大伯再吸了一口烟想關口的時候，只遙見一條牛尾巴還在山坳裏擺動

了，小三早已轉過草墩上山遠去。

『唉！——』

這嘆息似乎連續許久。王大伯再猛吸一口烟，在火爐邊打出殘遺烟灰。伸了個懶腰，用袖口抹了一下鼻涕。凝視一回兒草墩前方男女村人們的活動影子，再裝上烟呼吸着。腳邊的貓對他作著咪咪的叫。

『小討飯，快跑到你爺爺這兒來！』

七歲小討飯聽見自己爺爺喊，就拼命從草墩下跑了上來。爬上他的腿坐着，兩隻小手攀了他的腰身。滿嘴喊着

『爺爺！』

『小討飯你的手怎的這般髒？也不叫你母親替你洗洗？』

爺爺說這話雖是掠過一陣笑，小小孫兒可感到教訓的恐慌。就連忙跪下腿，裝着和小貓逗着玩。

『過來，小討飯，來和你爺爺親個嘴。』

小討飯聽着這話就滿不願意，但經驗告訴他爺爺的脾氣是不好惹的；如果自己不高興，那烟嘴就會打腫你底背。假如答應他，那不但不會受冤屈，並且還可得點爺爺的。口涎下的賞賜——一塊吃剩的山芋，或是一碗喝不完的麥米粥。

『真乖，小寶貝，再來一個！』

小討飯的嫩嘴早覺着刺一般的痛，『再來一個』真要使他哭出眼淚來。可是他看看爺爺身旁倚着的烟管，又不得不暫時忍耐着。

『小肉肉，小心肝，快去叫你母親洗淨你的手兒！』

小討飯知道已到釋放的時期，小手摸摸嘴唇，箭一般地飛下草墩去。王大伯眼看着自己孫兒跑去，高興得鼻涕流下口唇，連忙伸出舌頭一卷，拌着唾液嚥下喉去，於是再裝上烟筒呼吸着。

曾念過半部論語一冊詩經的王大伯，在王家村公共認爲最有學問的讀書人，在革命軍未北伐的時候，王大伯是

這村裏的私塾中的學究。到現在非但他自己被革了命，就是私塾也被取締，歸轄在什麼××黨區分部的下面了。王大伯常常爲着這而憤怨嘆息地說：

——這還像一個世界麼？這簡直是回復到野蠻的原始時代了。……革甚麼鳥的命？把四千年古文化都革個精光！……什麼××主義教育？什麼黨化教育？把四書五經都拋在腦後！整天領導小學生喊口號貼標語。這是革命？這是黨化？小學生真連字都還未認清楚，話更不會說得完全呢？……唉！一代真不如一代了呀！……

眼看着女人的脚放了，女人的髮更剪得只有寸許長了。於是王大伯又吁短嘆着說：

——真是烏烟瘴氣的年頭啊！女人的脚竟都放了，且比男人還長大了呢。……那頭髮剪得這樣短短，說是像和尚嗎？不像。像尼姑嗎，更不像。像是鬼吧？那倒有點兒近似。……唉，一代真不如一代了！……

年紀六十多歲的王大伯，鎮日閑着無事，時間就這樣化在牢騷嘆息裏。但雖都是些頑固腐化的老口吻，小小的真理有時是畢竟可給我們找得着的。

王大伯的整天功課：

清晨曬太陽，一邊抽烟，一邊展誦念完的後半部論語和孫兒小討飯親呢，遇逢着下田去的村人便閑談兩句。於是午飯；飯後，午睡，醒來看三國志演義，吸烟。於是晚飯，飯後，在樹蔭下談地說天，牢騷嘆息在這時發洩最多，常常會引起同村男女們的同情，於是結果都聽得像死水般默靜了。

王大伯非但能講三國志演義，同時也會編述關於鬼的故事。這鬼的故事常常是揀在沒有月的星夜裏演說的。小孩兒們常會給他嚇得只向大人腿股間亂鑽。大人們也都會個個感到毛髮悚然情味。這樣是王大伯勝利的微笑的時期，接着是了一陣乾咳，吸了幾嘴烟，就下着結束令。

午夜他也常朗讀唐詩，可是這是不會常常繼續的，原因是王大伯是個經濟家，不願燈油耗費太大了。

王家村的人們起來大都在黎明，而王大伯是常要在黎明之前就從夢中甦來。他雖是醒得比一般人都早，可是他是不就離開床的；這樣咳嗽便老是消磨掉他那床上這一段

時間。

村裏人誰也敬仰王大伯，以他為這村裏的無上聖人。所以只要王大伯說的話總是對的，誰也不會加以反對。這樣王大伯常自覺着莫名的欣慰，吸着煙時更常溜出不自覺的笑浪來。

四

王大伯的妻早去世，家裏除他自己外，有一對賢明的兒媳，和一個小孩兒小討飯。

兒子名善祥，忠實得會被人疑為跛子。白天下田去工作，晚上就倒上床作疲乏的休臥。

善祥的妻香蘭，是個健康的女人。一堆烏髮和一對曾經過的瘦腳，竟都因受革命潮流的激蕩而有了更變。這在善祥是無所為的，因自己妻的更加美麗，畢竟于丈夫有無限光榮。可是香蘭的公公——王大伯——對這些終于表示不能滿意。

本來王大伯對本村在城市念書的女學生裝束姿態早就現着厭惡，對自己媳婦這般突變，自然更要覺到憎恨了。但這些媳婦的瑣事公公畢竟不便去管束，有時王大伯很想

暗示給他兒子，因為丈夫是比較能管得了自己妻的，至少也能接受丈夫的微意吧？可是善祥是和馴得跟一隻羔羊樣，對自己妻的現實趨勢，非但不表絲毫的不贊助，且很有濃厚的喜悅的顯示。

爲了自己媳婦的變，於是王大伯的半腦中便增多了資料。有一夜晚飯後，在樹蔭下他毫無忌憚地闡發他的猖獗的金蓮哲學。他說——

金蓮的好處實有太多，最大的還是能長進女人的嫵媚，其次也更能關聯到節省經濟的問題。這是怎麼說的呢？那就是說金蓮的美，是具有一種絕妙的神秘的美的。這不但是部分的美，這更是牽連到整個身軀的美的；因為當女人的金蓮擺動時，他的腰身各部便會起着詩般的節奏，這節奏的美能使人銷魂，祇少是會把靈魂兒飛上半天。譬如西廂中的描寫金蓮美，更足證實我的言論未越軌。同時因腳的長度縮小，製鞋機的布料自然會減少，這樣不也經濟許多？……

當他每次對同村人告述些關於金蓮的談話而又荒謬的言論時男人們老是笑個翻前仰後，女人們更是凝視自己的

腳發出勝利的驕笑。這時他的媳婦香蘭便爲大衆眼光的焦點，香蘭有時忍耐着，只低着頭不語；有時便借故離開了人羣遠去。這樣王大伯就做個放肆的狂笑，以爲公開地教訓了自己媳婦。接着又是一陣乾咳，呼吸着煙管。於是便更興致地轉向別的問題而發揮了。

五

一天，王家村裏突然漾出一個驚人的波。

這波的開展是——

王大伯的媳婦香蘭跟年青的農夫小三私奔了。

這對王大伯的尊嚴是何等損害？大家都在等待這個波的振動結束。善祥對自己妻的私奔似乎毫未覺着般，麻木地仍作他的機械工作。王大伯發現這消息後，腦裏心底可都像沉着重鉛樣，臉兒是更青黃得似一片枯菜葉。乾咳更見劇烈碎重，煙管是再不會離口。草墩上樹蔭下的足跡都驟稀疏了。

於是王家村的人們都覺得這樁事的嚴重性了。

六

在王大伯腦裏掠過小三的過去影子：

小三是個年青忠實的農夫，每晨王大伯在草墩上浴日

王大的伯事

時他總見他很早就下田去工作。小三說話常不多，並且除去普通的寒暄外，就很少把自己心裏的話來吐露。王大伯常說小三是個勤懇的好人，又因小三曾在本村小學裏畢業，在以前私塾裏王大伯且親自教過他許多功課，王大伯常說小三不該輟學就農，他對他前途是常期待着的，可是小三家窮，他父親又以世代耕農，所以不願自己兒子有例外。王大伯始終對小三有厚望，就是現今小三已是個平凡的農夫了，但這重視的態度仍一點沒有改變。……

重視的結果是這般的收穫。王大伯自己也不相信起來。但事實終於證實了呢。於是王大伯憤怒了。他決定想懲辦這對狗男女！

七

私奔在王家村是新紀錄。

所以對於這新奇的發現都示着嚴密的注意。同時又因這是發生在本村聖人王大伯家裏，對於個人和全村，都有着不容忽視的風譽的關鍵在。

慰問王大伯的結果，最後一致贊成登報緝獲這對狗男女，以雪王大伯和王家村的大污點。可是時代告訴人們，

男女的關係是再不會簡單的了，只是走向更複雜的途徑去。而一切舊的過去的制度和風尚，是也更不能束縛男女們一顆顆活躍着的熱烈的心了。私奔決不是壞事！是一樁很正當的自由戀愛把戲呢。

小三和香蘭終于美滿地享受他們的愛的生涯。無論報紙上怎樣說他們是狗男女以至豬男女，在他們的兩顆赤誠的心底維繫裏是一點感不到動搖的。實在，真的愛是絕對要衝出一切的現實的！至于法律之類，那更只是有等於無的了。

王家村的大污點終于沒有雪。

而王大伯竟為着自己的老弱體質，和這自己的家醜，在全村悵悵不安的氣氛中，寂寂地與世永絕了。

二〇・一一・一六・北平。

西北研究第一期目錄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出版

創刊詞
西北國防與東北邊患之倚伏
外蒙古之政治的過去與現在
望研究西北的組織聯合起來
開發西北農業的基本理論
西北牧畜事業概觀
新疆經濟價值之觀察
開發西北礦產之我見
西藏問題的今昔觀
邊疆問題
開發西北計劃書

地址：北平西城石板房二十三號

劉鎮華
李際亨
振之
向波
徐叔直
宋斐然
丁作韶
陳湘南
黨晴梵

Magnesium 和 Manganese (科學漫談)

洪長偉

讀初級化學的中學生——甚至於讀高等化學的學生，都常常會把 Magnesium 和 Manganese 以及牠們的符號 Mg 和 Mn 顛倒反覆。因為他們最先認識的是 Manganese 的化合物，在第一個試驗——製造氧氣——裏。這了「先入者為主」的印象，使得他們以後見了 Mg 也認得爲是 Manganese。中國的學生格外的困難，要同時再記住譯名！Magnesium 譯做鎂，Manganese 譯做錳；所以錯誤的機會更多。要想將牠們分別得很清楚，除非是把牠們名稱的由來牢記在心。本文專講兩個名稱的演變，不涉及化學作用等等。爲便於對照起見，後面——有關係的名稱都不用譯名。

這兩個元素不但牠的名稱混；就連牠們本身，在十九世紀以前，也都是混淆不清的。大多數人都信 Manganese 的化合物發現比較 Magnesium 的化合物早。埃及人和羅馬

人曾用一種東西去玻璃中顏色，Pliny (23—79 A.B.) 叫牠做 Magnes 這種東西大概是軟錳礦 Pyrolusite 內含百分之二的氯化錳。Pliny 用 Magnes 這個字代表好幾種東西，實在太混亂；而且從前 Euripides (480—406 B.C.) 曾經將這個字和 magnetis lithos 當作一種在小亞細亞找著的礦物的名稱，牠能吸鐵；這種礦物現在知道是磁石 Lodestone, Magnetite 軟錳礦與磁石是兩類絕無關係的礦物品，而會有同樣的名稱，混亂之根，實基於此！Magnes 這個字的來源，說法有二：一派說是因爲那種礦物是在小亞細亞的 Magnesia 地方找着的，故名。第二派說法是很有意思的故事：一個牧羊者，名字叫 Magneo 在地上拾得一塊鐵蹄，較比平常的鐵重些！後來別人發現就是這種礦物，因爲這位牧羊者是第一個發現的人，所以就借他的大名一用。兩者就是孰非，我們暫且不管，反正 magnes 這個字是遠在

紀元以前，就被磁石所佔用的。

也許是 Pliny 從物理質上判別軟錳和磁石；因為軟錳礦沒有吸鐵性，所以他把軟錳礦定名為 *Magnesia Nigra*（黑苦土），磁石為 *Magnesianus lapis* 同系於 *Magnes* 一類之下。他始終不知道這兩種是漠不相關的礦物。

Dioscorides（一世紀）時也將一種礦物定名為 *Magnes Hthos*。其實就是 *Magnesia Nigra* 另有第三種的 *Magnes*，就叫做 *Magnesia*，常常和磁石在一起；也因為是在 *Magnesia* 地方找着的，所以得名。這是一種白色礦物，和軟錳礦一樣的沒有磁性，人多認為是滑石的一種變態。

以前那些鍊丹家也用過 *Magnesia*，當做普通名詞，意為「潔白」或「光亮」；這個與那些名稱用作專門名詞的，並不發生混亂。

從歷史上可以知道錳的化合物，在一六九五年以前，並沒有發現。最先發現的就是厄普孫鹽 *Epsom Salt*——含水硫酸鎂 ($Mg SO_4 \cdot 7H_2O$) 在一六九五年 *Greaves* 在厄普孫泉的水中發現他，但是他並不知道牠的化學性質，到了一七五五年 *Black* 才揭破此謎。在發現厄普孫鹽數年以後，

羅馬的 *Count di Patrua* 又發現一種白色粉狀物質，定名為 *Magnesia alba*（白苦土）（*alba* 是拉丁字意思就是白），與 *Magnesia nigra*（*Nigra* 也是拉丁文意思是黑）從顏色上相對照，在當時以為這兩種礦物是同類的，不過顏色不同而已。其實他們的化學性質完全不同，黑者是含錳的礦物，白者是鹼性碳酸鎂——常充化粧品及藥劑之用。

在十八世紀的書中，又用 "*Magnesia*" 這個名詞來代表錳的氧化物。十八世紀初年的化學家認 *Magnesia nigra* 為一種鐵礦，不過不純粹，因為他不合鐵。*Pott* 在一七四〇年，*Scheele* 和 *Bergman* 在一七七四年發現了這礦物的真正性質。同時 *Bergman* 用木炭去還原牠，得着一種金屬原素。此金屬在當時叫做 "*Magnesium*" 和 "*Manganesium*"，大概是意大利人寫 *Magnesia* 之誤。

Manganese 這個字是發現在 *Albertus Magnus* (1206—1280) 的文中，他用作軟錳礦的名子。他又用 *Magnesia* 當作磁石的名子。

在 *Count di Palma* 發現粉狀物質以後，多數法國，英國，意國的化學家就公同定了兩個名子，以 *Manganese* 代

替 Magnesia Nigra, Magnesia Alba 代替 Magnesia Alba。這種的變動，可以指示出在這個時代，他們已經有些覺得 Magnesia Nigra 和 Magnesia Alba 不是同類的礦物，和這兩個名稱的不當。

厄普孫和 Magnesia Alba 的化學性質，都是 Black 所定的。今日所見之原素鎂，據說在一七七七年 Le Sage 首先得着的。他用厄普孫鹽，苛性鉀，和木炭在一塊燒，得出少量金屬。但是現在都歸功於 Davy 了，他在一八〇八年由電解得此金屬，惟不純潔；他名之曰 "Magnium"。雖然他知道 "Magnesium"。這個字是比較適宜些。在他的意思以為 "Magnium" 這個字，當然無疑義的可以攻擊；但是 Magnesium 這個字也未見得好，因為 T. Bergman 曾經用牠代表過金屬錳，將來的結果，一定變成含糊的名稱。其時另有一派化學家，主張將 Davy 所得的金屬叫做 "Talecium"。這個問題，在一八〇八年經過共同的研究，決定 Magnesium 用於 "Magnesia Alba" 中的金屬，Magnesum 用於 Magnesia Nigra 中的金屬。一直沿用到現在，都沒有改弦更張了。

從這一篇歷史的舊帳，我們看出來這兩個名稱都是從 Magnesia 演繹出的，但是 Magnes 與這兩者都毫不相關，這倒是化學史上一件有趣的事呢！

茲為便於參考計，特別表如下：——

名稱	字源	代表何物	何人所
Magnes	希臘，拉丁	磁石	Euripides 及 Pliny
Magnesia nigra	拉丁	軟磁礦	Pliny
Magnesiuse lapis	拉丁	磁石	Pliny
Magnetie lithos	希臘	磁石	Euripides
Magnēs lihos	希臘	軟磁礦	Diosides
Magnesia	希臘	光亮(名詞)	鍊丹家
		鐵性炭酸鎂	Albertus magnus
		氧化鎂	十八世紀的化學家
Magnesia alba	拉丁	軟磁礦中之屬金	十九，二十世紀的化學家
"Manganese" 或 "Manganes"	意大利	軟鐵礦	di Palma
Magnesium 及 Manganesium			Albertus magnus 及十八世紀的化學家
"Magnium"			T. Bergman
"Talecium"			Davy
			1808年之化學家

最後，向讀者抱歉一句話，這篇文並不是我做的，乃是從 Edward M. Collins 的原文上譯下來的；但是其中又摻雜了「己意」所以不敢稱為譯文，恐怕原文作者說我不忠實。原文是登在 Chemical Education 第八卷第七期。

研究藝術音樂的純正態度

(二) (續本刊第一九期)

胡立家

(二)演奏的或欣愛的樂器上——去判評一個人的對於音樂藝術的真正的誠懇的研究，由他們學習的或欣愛的樂器上就可以看出一二了，為表現音樂藝術最完備最精細的樂器要推提琴，鋼琴，風琴了。鋼琴是表現整個藝術的總匯，樂曲的精神可能精美地演奏出來，其短處就是所發出的音是由強而弱的，不能保持一定音量，所以有人稱為輪廓的樂器，風琴也是一件表現完全的樂器，可是他的長處是能補救鋼琴的短處的，他能够盡量地保持住一定的音樂，一個連續不斷的音由風琴演出是能達到最完美結果的。他大半是引用在教堂裏的，陪伴聲樂作品是頂合宜的，然而獨立演奏時往往有不清脆的毛病。提琴（無論那種的）是特長于一部份——旋律的美——的表現的，因此他們的好處是各有所長。而中國人呢，都喜歡曼德林（Mandolin）或薩克項芬（Saxophone）。這些樂器是美國流行的爵士音

樂的主要樂器。就看他們引用這些樂器來演奏就可以知道並沒有真正認識音樂的美的，大約不用說了。是律動的特質動了他們的心，而且這種樂器之易于學得達到他們的目的技術。一跳一奔地拿着曼德林似乎是時髦之至也以爲足自誇了。然而除了這種不好的情形之外，就是學習鋼琴，提琴，及風琴的人也沒有見得都由于認知了他們的特長。鋼琴詩人的曉邦的作品在中國沒有受過鋼琴家的歡迎。薩爾沙得（Saraste）或溫尼亞斯基（Wenieski）的提琴傑作也不能使學提琴的中國人喜歡，而手指頭在鋼琴鍵盤上所奔出的 Foxrot 及 Walse 是最得意的了。美國流行的小調，得由電影的廣播而到了中國的各大城市于是提琴上也拉出這些小調之時，他們的目的算是達到了。這樣你看他們有認識自己的樂器的特長麼？沒有，一點也沒有，他們的演奏都是使樂器失却了原有的價值；而成爲娛樂的玩

物，由于這點上看來，也可以知道他們的以此為遊戲的態度了。

(三) 作品所愛聽一部份上——欣賞音樂與欣賞其他藝術似的完全在乎一件作品的整個精神；決不能斷章取義地擇取其中某部份，為他們所願聽的而加以稱讚，不願聽的而加以污罵；譬如聽巴哈的覆蓋樂沒有聽勃蘭姆斯的搖籃曲有味，其實並不是因為他喜歡勃蘭姆斯甚于巴哈或是不喜歡前期的古典派的作品而喜歡後期的古典樂。也並不是範圍大的樂曲不如小的謠歌風的樂曲來得格外有詩意。他們的唯一的判斷就是以最初的一剎那間所得到的旋律的印象為標準。因為巴哈的旋轉似的覆蓋樂在他們聽來簡直是難音；沒有旋律也沒有美。而勃蘭姆斯的搖籃曲却旋律很清楚一點也不覺得費力就得到快感了。旋律，旋律是他們認為樂曲唯一的東西了。關於作品的其他的形式美——曲子所配的和聲的豐滿，形式的整勻與構造強烈的對比，巧妙的轉調或驚人的結尾——凡是這些他們都不注意的。像是這些與樂毫無關係似的而被整個地忽略了。所以一個持着遊戲的態度的人能夠去理會鋼琴的名曲如鋼琴大王李斯特的

匈牙利狂想曲或孟德爾仲的支佩里西蘇旋轉曲是絕對辦不到的。就是聽一段管弦的作品，他們所注意的也就是他的洪亮的聲音而已。在大廳之內以幾十人的精力演奏出鴻偉的交響樂來只覺得驚奇與讚感而已。他們不會去尋找，這麼廣大的管弦樂隊的演奏名曲中含着美妙的地方在那里？萬巧的變化，由各各特性的樂器表現出來自己的特長來；他們聽着將是不管的。並且，却忘了一點。如在中國提琴獨奏時，鋼琴陪伴着——奏出完美的機聲來——是會使許多初聽的人覺得討厭，或許因為他們的耳朵是辨不清旋律之所在了。這件事也足此證明對於真正的樂曲的美是怎樣被忽略了。在唱歌的國慶之中，德國大歌曲家弗蘭芝的歌，不用說就知道是歌藝中的可貴的珍品。而一般聽衆並不熱烈地歡迎他。一首黑人唱的小調，美國時式的曲子的到有味得多了。他們的批評，由這些簡陋的經驗中得來的，有時真令人氣死。固然，他們所要聽的也不過是簡單的調子和容易懂得的歌調。至于旋律的進行與轉變對於歌詞加強了他的表現力，和聲的運用及節奏的合宜使這曲子成為怎樣動人的曲子，他們是不顧的。猶如他們稱讚女

子的美只限于某部或面部的一部份而已。他們是——將整的樂曲小塊小塊地切開而欣賞了，沒有整的個眼光。他們對於藝術的欣賞沒有「精神的探險」正如法朗士所說的，在精神上是不能挑起一點情感的風浪的。在心靈上是不足以引起他們的推動的，而只以一小部份的形式來滿足官能的慾求。藝術的價值被他們毀壞了。由于這方面也可以證明他們的態度是遊戲似的了。

依着前面的種種情形來說，他們並不將藝術放在眼中，對於任何種的藝術都沒有一點真實的觀念的，何況音樂？音樂對於他們只不過少爺小姐娛樂品而已。

II 功利的態度

第一個罪人我們以「拿音樂當玩物」而判決了；第二個罪人以音樂為想得點實際的效果的人，也饒不了的。一知半解是比完全不知還壞得多；一知半解是很危險的呢。有的人雖然能夠感到點音樂的美而不接收他的靈魂的人對於音樂的欣賞與創作是個極大的障礙物。為發展中國的藝術音樂的大敵人，遊戲態度的人與功利態度的人，前者以玩意兒看待音樂是很輕浮的見解，後者以利器去使用

音樂也太功利的方法了。——其共同點，都是誤會了音樂的價值。其實音樂，或是其他任何的藝術，雖然不是浮淺的東西（不是大人的玩具）可也不是什麼對於社會有大的功用的生利的東西。（在世人的眼光裏真正音樂的力量在他的物質的稱上是沒有一斤半斤的份量的。）

人總是要說出自己的感覺或露出自己的意志來。這便是音樂絕對存在的理由。音樂的存在早于一切她的姊妹的藝術。原始野蠻民族中還沒有正確語言的時候；音樂就有了雛形。他的發生與起源皆早于任何的東西，因為她的本質早已蓄藏于萬物之中宇宙之間了。由此可以知道她的起始並非應了社會或人羣的某種作用或效果而發生的。而她的價值又是超過了一切俗世的評算的。有人將音樂當作矯正風化維持倫禮保留禮教修養人格的工具。或為現代教育者引用調為劑人生陶養感情的利器。——這都是將音樂墮入塵俗之中而消滅了本來的真她光采。他們潰辱了藝術，不但是音樂一部份，他們毀破了人間的真善真美。——而世人似乎因了他們的巧言聰詞反得很好的社評。這令人多麼傷心，令人多麼喪氣呢？我認為這是最大的敵人

，在文化及學術的發展上，在精神及藝術的園地中，這種見解是害人的毒藥，是殺人不知罪的兇手。

中國人對保守自己的主見之深固，似乎再也沒有了，就史事及現況看來，也不用證明與考據就可以找到中國人的蔑視藝術的事實；然而有些人還要遮敝自己人的醜惡引着八百年前孔子聖名的著作，禮與樂來勉強附會，只說樂與禮有同樣的維持風化的效能，當然已有的史績上沒有這種記載，就是現況中也找不到他們能夠證明這句維持風化的事實的。這不過是自認爲能够懂得了藝術的老先生們的口調而已。豈不知道這種濫調遺害不淺呢？真正的音樂的價值完全給毀了。我們絕對不能說音樂會有某種功利的效能。實際的利害上音樂是不會產生什麼的；間接的功能上他也不能改善惡習或調劑人生的。一首歌曲的美嬌能使聽衆心裏愉快，一段進行曲的雄壯能使兵士們勇敢，並不是創作者的本來面目的；也不是藝術的真義。音樂，或其他姊妹藝術都沒有實際的力量，他們的良優不能由社會的俗衆來評價，差不多兩者之間，藝術與俗世，沒有連帶的關係。葛利古西（女唱家）的高藝是享着世界的美名。克來沙拉

（提琴家）的絕技博得萬人的美讚，這是誰都曉得的吧。可是這決不能說是他們學習的目的。他們學習音樂及研究音樂的目的吧！一個演着蔡格那（德國近代大歌劇家）的作品的劇院獲着十二分的盈利，這也不能說是蔡格那的藝術的偉大之處吧！凡是這些平常的事實都是深知易曉的。不過愚笨的人或許被玩弄詞句的人所戲謔，將前邊所舉的「馳名」及「成功」當作藝術的成功。一般不解音樂的平常人也會會被老先生們的孔子聖人的名字所嚇住了吧。

音樂絕對有沒一些像俗人所希望的對於實際的利害的影響的功能；這不是說音樂沒有力量，因為藝術力量是超越了俗世的功能。因此許多爲利害的計算所充滿了肉體子裏的庸人們就看不起音樂。誰能知道它是得有比俗世的一切還偉大更有價值而保永垂久的力量呀！那超越世俗的效能的音樂的最大的魅力似乎在精神上，——這就是所謂藝術的真美。它的真正的價值。它價值在精神上佔有絕大的勢力，支配了人類的生命，影響了人類的思想及行爲，及使人羣之中的文化得保存，得展發。——然而真的東西往往被一層面幕所蒙敝往，不切實了解他的人是揭不開的

。這所以一般人對於高貴的著名傑作不易鑑味而于下流浮淺的樂品反能够享受最大的緣故。音樂既是沒有實際的效能而有時候使我們迷惑的問題發生了——就是聽衆的感情激發。聽衆的情的激發也不能歸功于作曲者的本人的，例如將才所舉的一首美妙的歌曲及一段雄壯的進行曲的例子。這美妙的歌或雄壯的音樂激起了聽衆的奮興及兵士的勇氣並不是音樂家目的，不過有這種偶然的結果而已。李斯特的『你像這樣溫和的花』歌或著名的美國進行曲作家兼美國軍樂業指揮蘇沙氏(J. Sousa)的美利堅進行曲(March American)我想誰也不會說是爲的使一個男子向女子求愛，爲的是陣前的兵士多殺幾個人吧。雖然有時會有這樣事情發生。怎樣多情的李斯特也不會作一曲你像這樣溫和的花使天下有情人盡成眷屬，怎樣的愛國臣蘇沙也不會作一段進行曲使美國兵多殺幾個外國人吧。事實上之有否這樣效果全完有音樂的問題之外的。

音樂並不是有什麼產生的目的，它之被樂人創作出來是應了創作者內心的強烈的表現的要求。如將自己的泡影的幻覺，苦愛的愁思，野曠的想像，抑鬱的情緒或欣音的

快樂，適宜的滿足，勝利的歡狂，寧安的恬靜——這些感覺；壓迫的抗禦輕辱的復仇，衆惡的洗刷，過失的懺悔——這些意表；映到音的世界中而成爲樂曲。並不是有什麼目的的。——凡是真正的藝術家創作者決不會被某種目的所支配的。於是我們就可以推知他的創作決不會有什麼功利動機的。在一般人所聽到的音樂調劑人生，解除痛苦的聲調中是在譴者之人的眼前迷不出他們的錯謬的跡痕的。

音樂對於乾燥的人生沒有什麼益處，他不能得到音樂的真美；因爲在生活及體驗內容上沒有了解他的可能。凡是喊着乾燥的生活的人必定是生活不充實的人——是很難了解音樂的。不易懂得音樂的意義的。反之若是能够以音樂洗刷自己的滿着塵灰的靈魂，那他的生活也就不乾燥的了。

痛心的人聽到悲傷的曲子更使他的心裏覺得難過；而增加了他的痛苦，怎能說解除呢？所以一般糊塗的人說出這樣的話來完全爲的用音樂作一種教訓的利器，作爲訓練身心的方法的。於是使純潔的音樂的面上塗了教育用品的黑墨，並藉着藝術四外振搖。兒童及青年人的腦子裏有了不良的印象，而阻礙了此後的藝術的欣賞，這都得歸罪於

他們的呀！這些誤解了音樂的人而作的罪惡之事，以音樂為教育工具，以音樂為教育用品實在是中國的音樂發展的途徑上一個很大的敵人。

純正的態度——態度，就是研究的志向與方法相並而說的。態度之所變換全依着人的目的而變遷的。而純正的態度就是：

消極方面——

- 1 不要以音樂為玩物，
- 2 不要以樂音為工具；

積極方面——

認為表現人間生命的正當的藝術。

樂聖貝多芬曾說「音樂的啓示高出於一切哲理及智慧之上。」他並不是告訴你比哲理及智慧更高的是音樂！而姿得到更高妙的哲理或智慧可以由音樂中去取。他的意思是說明了音樂的力量，含有一種高起於一切的特能，而這種特能只存在音樂裏並非在哲理或智慧之中的。你，不要認為這是誇言或是狂語。凡是真能認識音樂的人總是非常相信的，信任貝多芬這句話說得很切實很中肯，至于一概

糊塗的人們，為利害的黑幕所蒙為金錢的惡露所染的世人就沒有方法（用言語或用文文）醒轉他們——而去認識了，並且也得了音樂之真美。藝術不過是人們的花園的藍圖，暗示或象徵了實際的東西而已。音樂的暗示或象徵只以飄渺的音描出花園的圖來而已。極抽象的極神秘的來現出來園裏的情景。因此使得許多人怨恨他的沒有確定的意思，而初次接觸他的人們無從捉摸他的意味，也是難怪的。

可是我們知道凡是要敘說出來音樂的美妙，並不是筆或嘴的特長。除了音樂告訴你音樂之美妙之外，就是怎樣巧詞善辯的人收集怎樣豐富的材料去證明音樂的特長的事是不可能的吧。——不過我們知道的，就是音樂是表現生命的藝術，無論怎樣興奮的感覺或強烈的意志，他都能收容起來，待到你以後啓開這寶藏之時，往日的感情又到你的心裏中燒燦起來了。重新又經過一次事似的，它又使你在心裏起了同樣的感情的激奮。如在他的心的空谷裏共鳴了回音，無論是誰都能够將借着音樂而探知他人的心，也保留了自己的心。這就是藝術之能永垂不朽的緣故。生命，誰都知道，是抽象的也即是無限的。音樂也是抽象的，無限的

。這就是音樂最能表現生命的唯一理由了。生命與音樂是不能像現實的物質的存在的那個體般的，決不，它只能用直覺去接受。用心而不能用手。然而音樂也不是絕對不能感到的。內中當然有情緒在澎湃着。樂曲是作者的靈魂的聲音，它正如友人間的信箋一樣；一個一個的音猶如一個一個的字。了解樂曲的聽者也如平常能讀朋友的信一般。信中的友誼的勸告或熱情的敘說並不是不易感到的。——它決非怎樣不能理解的東西，不能找到的東西。朋友的述說情緒的信是用文字寫的。樂曲是由作曲家表現生命而用音作成的。二者之間絲毫沒有差別所不同者便是一個——信箋——只是有具體的事項及簡略的情感記載。另一個——樂曲——是含藏着深奧的複雜的生命。然而為何我們能夠讀信而不易欣賞音樂呢？這問題其實是極容易的。譬如：你看了一封信能夠感到朋友說的事情的真象而一個不識字的人却拿着一封信猶如一張白紙；他就不懂得了。不懂音樂的人與不能讀信的人是相同的，因為他們都不認識傳達的工具。字能傳達一個人的情感及思想，音也是有這種能力的。若是一個人先不認識音（即音樂中之音 Musical Sound）是無從了解樂曲的內容的。文字雖較具體，它能代

表人類的思想和感情；音雖抽象，它也能更強地象徵人的感情。因此我們要了解音樂必要先認識了音樂的表現工具——那樂中之音——以及音的組織，樂曲的構造等。而一般人不能了解樂曲之含意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假使我們認識了音樂的真美——那人類之中生動的熱與火，那人類之中思想的結晶，那人類情感中的凝致——之後凡是聽一個樂曲就得了一個同情的朋友似的喜悅達到了喜悅的最高峰，而悲傷也悲傷到極度。——共鳴與交感的心理作用增進了個個人的生命的內容，激動了平靜的心情而得到一種快感。在這欣感之際，我們就知道「創作」的精神是怎樣的。藝術為什麼要存在？只是因為它能有創造的精神，音樂是在聽聆或創作之時——創造的精神是發揮得最富，獲得最多的。生命之感到創作的精神，就能得到心靈的滿足了。這時當創造的精神像空氣的圍繞着我們的四週誰還能說音樂是玩具或利器呀，誰能不承認它是人間最完備的表現生命的藝術呀！

音樂的真美的認識是純正的研究音樂的態度的出發點。有二種方法，就是唯一的二種引導我們達到音樂的樂園之路的方法。

1 音樂技術的熟練，

2 音樂理智的深知。

『技術』與『理論』為形成任何藝術的二個要素，二個絕對不能分離的，而且平等重要的藝術的基本條件。沒有『技術』藝術只剩了空洞的觀念的外皮；不成熟也不真實。而藝術沒有理論的根據及學理的協助只以技巧來迷惑人的眼目，也不過是死呆的體殼，無意義無目的。一個藝術的研究者決不能偏重于任何一方面。因為藝術的成功並不是在於一方面的發展。技術的力量在令藝術的外形得到最完美的表現，理論的功勞是使藝術的外形得到真正的意義而成為藝術的內容。

音樂的技術是指着演奏的能力及創造樂曲的才力而言。我們要獲得這種能力而達到熟練的地步，為發展我們個性的唯一途徑。音樂的理論是指着一切討論音樂的本身的問題及作家的傳記生活和作風而言，我們深知這種學問為我們的演奏或創作或欣賞得到正確的意義的徑途中必過的一條道路，這種種方法是必須的，也是決不容忽略的，一個純正的音樂研究者必須採取的步驟。

希望我們研究音樂者有這種苦心有這種努力，如此，

中國有最近的將來能有若干的成績出來而為我們的被稱為「無樂之國」的中國抹去這些辱罵。

(本文同時登在天津音樂會出版之魔笛雜誌上，特此聲明。作者自誌。)

海事四海兩雜誌出版 海事編譯局發行

局發行

海上知識的總匯 研究海事的南針

本局出版之『海事』『四海』兩雜誌專以研究海權海運海產海軍為宗旨為研究海軍知識及探求海產者不可不讀之雜誌其內容之充實印刷之精美編輯方法之新穎早為一般沿海海軍學者所稱道茲為便於各界訂購起見特託大公報館代理發行現『海事』五卷三期『四海』二卷十一期業經出版如承訂購請直接向大公報館發行股接洽為荷

定價(海事)每月一冊售洋三角半年一元六角全年三元
(四海)每月一冊售洋一角五分半年一元六角全年三元
郵費)每冊二分五分

四海二卷十二期目次

插圖八幅 港灣經濟論(Port Economics)(續)漢
英國在地中海之地位 厄言
美國之內河運輸(續) 道良
太平洋漁業國際統治之批判(上) 陳靜軒
一九三一年世界各國之商船噸數 海客

歸途 (雜感)

仁 賡

想起來，大日本帝國的御賜恩物實在值得我們感謝。不要講旁的，就只說到「行」的方面，他們便有特別的照拂！一向歸家的途徑是由海光寺過南開中學而行的，是再直捷了當不過的一條路。如今却要繞吳家村經英租界達法租界，渡萬國橋到特三區，更穿過義租界特二區，過金湯橋才見到城廂。像這出大殯般的走法，在我這不常到租界裏兜圈子的人直覺感來，反可藉此學一學鄉下嫵嫵的逛遊天津術，看看西洋景。

這一次是再也忍不下了，決定重行故道。經月未行的牆子河堤雖是依然舊觀，但是河內却已結下很厚很厚的冰。引目遠矚，太陽旗臨風招展於中日中學的門際，鐵帽荷鎗的兵士，虎視眈眈目不轉睛的在巡視着過往的塵塵。車夫的腿快，看看趕上前面的兩部車子，認識是同校的章君等。復前行，車子爲日人設的五層電網所攔阻，雜亂

無章的洋車行列至是也不得不順序逐一而過。

渡過一帶木橋，已經見不到日人的影兒，車夫的嘴似乎無形中解了嚴。不知如何便又提到日本。

章君的車夫最先開口：

「總還是怨自己不爭氣。大夥咱全不走日本地（此三字出乎彼等之口爲可原，出乎吾輩之口爲可恥）看他怎樣？！」

「不走東洋地又怎樣，反正那也是咱們中國的地。那是咱們好談話，讓給他的。咱們是老爺，他們是少爺；日本人是咱們的兒子，咱們是……」

我的車夫是一個口爽心直的誠實人，說到「兒女」「老子」時，頗顯得意，似乎洩了不少的憤，過了不少的癢。

我和章君互視而笑了。

「有一次一個底下人買了一雙日本膠皮鞋，給少爺看見了，趁着他出去的時候，偷出來拿給老爺。老爺預備下一把快刀子，把下了叫人來。問他幹嗎買日本貨，下人答應不來，一刀……哼，嘿……」其餘的二軍夫也快意的笑了。

章君說：「你們拉車拉得累了，不也買兩包仁丹吃麼？」

「買那幹麼，要有毒藥呢！化一毛錢買咱們本國的仁丹（讀如銀）丹，一毛錢兩大包，還要找回好幾個大子，够喝兩碗茶的呢！」

我的車夫興致正濃，又有感觸繼續的說：「憑咱中國人，怎麼就會幹不過日本？硬叫他媽三兩個日兵佔着海光寺，咱們人就不敢前。好哇，天津衛是多少中國人一個人在海光寺溺上一泡尿，哼，管叫他媽日本人撐大船！」越說越不像話了。

一行車子，蛇一般蜿蜒的行着。冬月的郊野，只有荒塚在孤立着。野風吹過，蘊含着只有陰鬱之氣。

章君的車夫說：「有錢的人，就會放印子，吃窮人。」

拿那些錢，就不會開個工廠造「紙張」（說此兩字時頗現得意），那才真有用。幹嗎，就祇是「自個兒」跟「自個兒」有勁，沾了外國人，連個屁都不敢放！日本賣給中國也不知道有多少紙張，要不就……」我的車夫有些耐不煩了，搶着說：「誰說的，中國造紙頂多咧！他們誰比的起？日本要沒有中國，哼，早亡咧！還有，啊，法國；反正，哼，那一國不是仗着中國！」

車子轉了一個灣，女中校舍在望。

「我家門口，一共落了十三個砲彈，連一個人也沒有炸死。活該咱還得拉這一份窮車。要讓咱們中國人開砲打他們，早把他們平嘍！」

不多時，已到女中門首，章君等的車子就此停下。我的車子一直向北奔去，談話也就無形中止。

一個人坐車，想到離校時，許多同學在嚷着要到光陸去看「……」，還有一些人要到天晴去聽小黑姑娘去。

車夫兩頰的汗，是一粒一粒的在滴着！
這是所謂救國，這是所謂的救國觀！

十二月二十二日草於歸校時。

校聞

二 學校近狀 二

學生人數 據注冊課消息，截至現在止，所到同學，女生全到，男生則已至百分之九十三，未到者已屬寥寥。

考試與寒假 上星期六日下午二時秀山堂之教務會議，對第一學期考試，推緩兩星期，改自一月廿五日至三十日舉行，寒假縮短一星期，改自一月卅一日起，至二月十四日止，二月十五日報到選課，十六日正式上課。

二 文學會生氣勃勃 二

文學會自新執委就職以來，為時不過二週，而文學會內部之氣象更新，會務之突然開展，誠令人驚佩至于五體投地。

主席 梅寶昌以其老誠熟練之幹才，規畫一切，督率各股長，收拾會所更變佈置，添購游藝品，於是文學會之

軀體遂形完整。

會計股長 盧開明君，親向各同學收集會款，夙夜匪懈，鞠躬盡瘁，故其成績，大有可觀矣！

學術股長 王明星君，添置書報雜誌，擺列有序，籌畫各種研究會及演講，蔡先生不日將有演說，因而文學會之精神大增。

秘書長 何德明君，亦大賣氣力佈告滿目，文字繁繁，有如珍珠，文學會為之增加生氣不少。

游藝股 游藝股溫元艾女士及李陵君熱心非常，故文學會玩具日見增多，中有新購九九棋一付將予文字會同學以溫習算學之機不少，近日文學會中，人極擁擠，已不如昔日之門可羅雀也。聞該會末次大會，將在下星期中舉行，備有豐富茶點，以示會員團聚之樂，屆時將由學術股敦請北平教育界名人來校演講。又該會執委，現每日輪流守衛

會所，尤可覓其負責精神之一斑。

二 商業會消息

次第結束。該會研究股自本學期開始受命全體會員組織各會以後，即着手進行。四組中除打字組因打字機問題，及習字組報名人數過少外，其餘二組皆得依序進行。此次津變，即此傾存之二組，亦且橫遭摧殘，前後聚會練習亦只不過三數次。近該會等以考試期近，不得不暫事結束，以免有誤正課。其中珠算組以不易召集，遂致無形停頓；英文組則於上星期四日晚正式舉行閉會禮。是日到會二十餘人，張平羣先生亦循例蒞會指導。首由主席張英元女士以流利之英語致開會詞，次即請張平羣先生講演，先生為講英語口述之重要，條理簡明，精賅得要，誠為經意之作。以下即由各會員演說：王增祺君講“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Japanese Invasion”滔滔不絕，頗合時用。劉嘉祥君之笑話，未語先笑，以致所講不明不白，而聽衆已不能忍笑矣。張蔚生君講愛因斯坦之教育建設，途途是道，頗為張先生所佳許。最末由張英元女士講歐戰時巴黎被

圍故事，衆皆疑目傾神以聽。至緊張處，皆屏呼渴吸，唯恐一字或漏。最後由張先生就各段與以評語，散會時已十鐘矣。

又該組主席張英元女士於上星期五晚請其領導下之第三組全體茶點，並約第一二兩組組長胡篤志周英二君作陪。開會時最先用英語，後改用華語，並作公共遊戲，散時已十時有半。按各小組長除張女士已請客外，胡組長亦早已請過，不知周組長亦將有所表示否。

選舉結果 研究股長董君，因事辭職，頃改選揭曉，當選者為楊毓芬女士，楊女士曾歷任該會要職，于會務頗多建樹，今膺斯職，當必仍本夙志也！

二 音樂會將開末次會

音樂會，在本學期內，堪稱本部第一組織，此不能不欽佩劉胡諸君之努力。聞該會將于本星期二日，舉行末次會，除全體攝影外，並預定于該日，舉行學生向公衆表演，以資練習，藉觀成績，至該日，秀山堂內，當然又得熱鬧一番。

一 請願團辦理結束

本部在上月七日上午議決，九日晨全體同學去京滬請願，以八日晚津變突起，至延多時，事後以中央令禁團體去京請願，乃中止此行。因于上週由請願團諸執委會商，將教授捐款完全璧回，學校助款未付，則無問題。同學所扣兩週膳費，除用去之外，則會同該團未了事物，一並送交本部國難急救會保管及處理，除以布告通知同學外，並將收支賬目懸掛禮堂門首，以資考核。

二 九三四電工班會改組

電工班會，自成立來，對各項應作工作，無不竭力以赴，雖以津變關係，對於預定計劃，不無若干阻礙，但前任諸位委員之鞠躬盡瘁，忠心職責，不得不令人欽佩，此次改組選舉結果，為顧敬曾，卜學曾，陳維基，張立志，梁為義五君，惟以各位委員，尚未正式開會，故分配工作以及人人注目之主席問題，均未解決。不過此中無對人關係，當無年高德碩之種種限制，側聞諸委員頗推重此中之演說家而兼新劇家某君，將來鹿死誰手，此刻自難預斷。

惟拭目以待揭曉！

二 健身會田徑大活躍

月之二十一日健身會田徑賽隊在本部操場舉行首次測驗。並請田徑指導涂傳齋先生為發令員。侯仲傑先生為終點裁判及計時員。五雙健兒拚命於操場。卒因地硬天寒未能產生驚人之記錄。孟憲仁君及趙大皆見退步。天氣作祟也。雖然，諸健兒之努力與精神可見一斑。

百米跑時以劉璠璠佔先，至最後五米餘。始被孟憲仁君超越。三人相差不足一米。勢均力敵。皆有厚望焉。而二百米跑時。孟君未能一展驥足，致為艾羅小姐奪得冠軍，真出吾人意料之外。楊元俠君奪得第三欣喜之餘，曰：「吾將捨長途而就短途。」

跳 高報名只四人。黃桂顯原有第一之希望。奈以頭重腳輕，未能如願。一次未過，三次依然。因而與趙大，劉璠璠同列第一。而短小精悍之陳強業屈居第四席。跳遠本陳維基君拿手好戲。冠軍自在意中。然因天氣嚴寒，未能產生良好記錄。吾人且拭目以待將來可耳。

本陳維基君拿手好戲。冠軍自在意中。然因天氣嚴寒，未能產生良好記錄。吾人且拭目以待將來可耳。

趙大會以十一米二十七之記錄獲得暑假運動會三級

遠之亞軍(第一名為譚都華君)。此次成績大見退步。或為少練習之故耳。四百米為孟憲仁君第一，成績較本屆秋運亦退四五秒。詢之本人，答以天氣太冷運動不靈。楊元俠君以三米之差佔第二席。本會原定十一項比賽，因天色已晚，遂結束，以待將來。散會後並每人獎以水果。藉解疲乏。

萬能張相會君及「Miss」鄭克剛君皆臨時開小差云。

並附當日成績於後，藉顯健兒努力之功效！

百米	孟憲仁	劉璿璿	黃桂顯	十二秒五
二百米	黃桂顯	陳維基	楊元俠	二十六秒五
跳遠	陳維基	劉璿璿	楊元俠	五米二十二
三級跳	趙續	王旋宇	黃桂顯	十米七十
跳高	黃桂顯	劉璿璿	趙續	一米三六

(三人皆第一)

萬國足球乙組比賽結果

上星期六日下午，我乙組與意國兵比賽於本部操場，上半時結果，我負一分，下半時，我隊奮勇肉搏，方轉敗為勝，打成平局而散。是日我隊到場人名如下：

林世昌 王錫均 馮秉坤 方城金
 朱文虎 王聘珍 羅眉壽
 耿鈺 梁新民
 鄭作光

趙大處女野跑賽一鳴驚人 王旋宇老將出馬甘拜下風

上星期三(二十三日)下午四時記者有事外出，路過

馬廐道，途中；見有六七人奔跑于大道上，初疑又有何種不幸事件發生，而使彼等驚慌失色，但近而視之，乃吾校之野跑隊作郊外練習耳。居首席者為趙續君，成績打破本季本校之記錄，聞該氏乃首次練習野跑賽，而有如此之成績，趙君前途實不可限量耳。

劉先生破費宴高足 諸同學飽吃聖誕餅

上星期四晚八時，英文系同學紛紛赴秀山堂上班，該班為英文系添加者，由劉榮恩先生教授，實行將近兩月矣。以往聽雖多而不擠，是晚，聽講者打破以往之成績，記者為好奇之故，赴秀山堂偵察，見該班同學笑容滿面，

弄氣揚揚，談笑之聲充竊空氣中，同時見桌上陳列點心多種，乃稍知其意，後詢問某君，始知許多點心，為勸助款所購，以享諸僑學，因是晚為 Christmas eve 也。

一一 舉 三 得 一

——做得詩來口腹飽，

——還得史料寫新書——

新

詩人人可君，台中閩人也。上次游平時，收集詩料甚多，此次赴滬歸來，感興尤屬不淺。最近二期本刊連載之詩篇，即其一部分之成績。據詩人語其友人某君，彼近日因各方約寫某種詩，頗形忙碌，詩以行計，每十行請小食堂早餐一頓。此項詩可分二種，其一係某方贈與對方者，故寫時詩人恒纏纏綿恩愛之能事；其二係某方藉以自解其痛苦者，故多溫慰激勵之詞。又聞詩人除以請客為寫詩之代價外，尚須要倩寫詩之人，儘量說出其經過詳情，因之詩人獲得不少可貴之史料。聞詩人十分珍重此種史料，從不願零碎碎使人聞得。詩人將利用二週寒假工夫，著手寫一部十萬字左右之新小說。記者僅知其背景為此等事實，其他如題目編排出版等等，則不得而知，但深願台

中人促其早日完成，且在本刊發表以光輝我南大之唯一刊物也！

二 新書將要出版

——有心人不可不讀——

據

半官方消息，某文人前乘停課之暇，特著最合時人實用書籍一部，其中所談，大多關於某 Peace 者之適應環境所採方法，惜記者未能窺其全豹。但其編法，則採倣章回小說體，雖係瀏覽，其頭二回標題，尚能記憶，茲錄于下，藉此閱者或可窺得一二。第一回，屢轉反側眠不得，治病方法寫情書，第二回，高球過來別讓抽，反手回敬須溫柔；至其書名，則須待某著名文學家閱過額書。方能顯也。關於詳情，容探訪續誌。

二 公 主 得 所

某日由郵局寄來指圖一個，式樣新奇，頗引人注目，同學被好奇心所驅，爭先往觀，忽發現指圖上有獨出心裁之「某某寶媳」字樣。

二 聖 誕 節 禮 二

轉 學燕大之鄭淑賢公主，日前寄與女同學會一精美日曆，作為聖誕節禮其上為燕大全景圖聞不日將懸掛於女生接待室云。

二 久矣夫不聞雞犬之聲 二

——缺少個知音之人——

白 孟嘗好客，誤入虎狼之秦，賴雞鳴犬吠之客，方始得脫，厥後此欲見青昧于人，亦莫不以精一技為能，是以我友今年入春以來，無不競競以全力付之，致彼時每于入晚後，太操之場作是項練習者，幾于春筍一般，亦若壯雞登高一呼，叱雞必將隨聲相應也。迨入秋季，則不但萬籟無聲，即覓食「可」之音，從未一聆。記者至此，豈但怪前者之勤鳴，更異今日之寂然，乃四出探求，旁搜引證。始悟前日之所以鳴者，文姬在側，今日之所以不鳴者，公主離津，兼之「古月」堂「民王」新登極，雖不及四君之禮贊下士，但從此作客有機矣！無怪乎紅娘近日屢命于東宮禁城之間，蓋張生之簡牘傳也！

二 起 士 林 遷 都 二

起 士林原設于本市特別一區，以我友頗落較多，因改設于我友圖書館內之閱報室裏，惟以過往太雜，于真正願主，諸多不便，近由主客兩方言定，業遷于秀山堂延賓室內，據聞月之念日即已開市云：雙方經過三百秒鐘，始賓主分散。

公主自詢終身不忘憂國 神仙指示迷途徵及婚姻

某 學院克某公主，當天津劇變時，以愛國有心，救世無方，其心中所感：痛苦無以言喻乃於極無術之中，想出扶乩一法。其所請臨者，則皆最近逝世名人，由兩位公主駕駛，先問國事，有應亦有未應者；公主憂國之餘念及終身所屬，因以為問，乩乃大書特書「樂」字，前後兩次。未知此「樂」字，是「享樂」之樂，抑「禮樂」之「樂」，更「樂毅」之「樂」也，記者何怪，安敢臆測，惟按之國事方面，則有驗亦有不驗，是「神仙」「人仙」，尙

在兩可之間，一團狐疑，尙有待諸事實之證明，惟不知與某公主形影不離，「周」旋終日之永壽先生將何地置身，記春不盡搔首之致！

二 同病相憐 二

某室同學四人，食必共案，宿必同房。志同道合有逾兄弟，鄰室同學，無不仰慕之。一日記者偶過于大中路上，見其琉璃之頭，亮若明珠，徘徊四位，有如蟠桃，顧而異之。待具三探索，始悉四位之削髮，雖不能盡如「願治之去五台」，要之于「醉酒婦人」不無蛛絲馬跡，說者指爲「逃婚」，則又似未必全確，然而四位拔「河上之歌」，憐以同病，而同時同地抱同一之主張，下同一之決心，作同一之佳事，則於此友道衰微之日，實有利賴焉！

祇許州官放火 不准百姓點燈

體育指導自長弓先生担任教員後，曾再三聲明不准學生曠體育班，先生每在班上，報告某生曠課數小時，或警告某生將不能大考，言時聲色俱厲，學生聞之心寒。惟

先生亦常有無故曠教，而學生祇可按時到場，挨刷而回，此次復課，佈告欄內已高貼體育班日照常上課，但先生芳影始終不見，統計已曠教十餘小時，聞某部同學會全體委員已議決致函體育課，請長弓先生自動告退！

二 居住的痛苦 二

女生新宿舍，係在極短期內完成，牆壁潮溼異常，有數間無受陽光之機會，四壁「梅」花盛開，球桌桌，故同學患病者日增，不知學校當局將如何以補救此生活之痛苦？

二 人工製造肺病 二

女生宿舍因省工省料，故室內不鋪地板，而改爲洋灰地，但該洋灰因成分過劣，已失去「洋」而祇爲「灰」，每日掃地兩次時，塵土飛揚滿室，數小時後仍如大霧之彌滿空間，識者曰：「此乃人工製造肺病也」

二 堂役先生另有高就 二

第一宿舍樓上堂役下某，因不聽差使，致被郭老爺請吃大菜。以一堂役而吃大菜，可云幸運！因無以逞其關

緒，當其退席時云：「嗟！我還當一輩這個玩意兒！」乃引起住人大火。堂役先生也就借此火功遁去矣！

二怪哉之太息流涕二

上星期內，記者循例如例，方入第二所內，即聞揉紙聲與太息流涕之音，相和而奏，記者為好奇心所驅使，乃俯身仰而窺之，則見二人同駐一所，一作常狀，一踣附角，辨其裳履，則屬灰色，惟以面貌未詳，則不敢妄斷為何氏。加以雪地冰天，亦不能久候，以求究竟。惟事後懷疑二君何以出此，豈竟效屈源賈生，上哀國家之將亡，下憐民生之倒懸，而太息痛恨流涕耶？惟側所非談國事之鄉，容未必也。亦效孝子悌弟，過家門不幸禍延考妣，泣血稽顙耶？但寢室至寬，閉門痛哭，豈不優於人口糟雜，臭氣薰天之地也，似亦非然。莫非五臟傷火，繞腸作祟，有以致之。但如此屑事，似亦未必至於涕泗滂沱耶？以是百思而莫得其解，最後詢之經驗豐富某君，所得答覆為「失戀」二字，未知確否，姑誌之以資關係方面。

二何必如此焦急 終有到達之時

某晨記者往圖書館道經南二路見某公主徘徊於郵筒

前忽而俯腰窺探筒內，忽而以手伸入，忽而長嘆，記者叩以故，公主答曰，「我把信放了進去，才想起未貼郵票，剛才用鐵鉗。要把牠取出，反到把牠推進去了，」記者探窺筒內信件，高盈幾及郵筒口，該信在最上層，自信不難取出，因將手伸入，果將信取出，公主喟然嘆曰，「萬物各有所能，例如現在短小的手，也有牠的特長。」言下不勝唏噓！

二出版社啟事二

現以學期結束在即，本刊自本周起暫行休刊，俟下學期開學後繼續出版。

誌

謝

茲蒙出校同學陳省身君吳大任君捐助郵票一百分周家珩捐助郵票一百分特此誌謝

附 錄

本星期內圖所入書籍

		341.6-I-521	Leleure, V.	Scientific Disarmament
		321.03-M779	Moon, P. T.	Imp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PHILOSOPHY				
194 H351	Hearnshaw, F.J.C.	33.94-Sch25	Schneifley, W.H.	Aspects of European Economics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me Great French Thinkers of the Age of Reason.			
POLITICAL SCIENCE				
320.1 C289	Catlin, G.E.G.			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The Science and Method of Politics.			
327.47-B523	Fischer, Louis	591.3-Sb93	Shumway, W.	Vertebrate Embryology.
	The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320.1 H326	Hayes, C.J.H.	621.06-B831	Bruce, John	Power Station Efficiency
	Essays on Nationalism.			
320 H697	Holcombe, A N			ACCOUNT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Modern Commonwealth.			
323.1-J775	Joseph, Bernard	657. Ann35	American Inst. of Accountants.	Accounting Terminology & Problems.

大 學 刊

657 B439a	Bennett, G.H.	Auditing.
HISTORY & PHILOSOPHY OF HISTORY.		
901 B457	Bernheim, E.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901 B893	Burchhardt, J.	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
954 G151	Gandhi, M.K.	Young India, 1924-1926.
940.3 H137	Halevy, Elie	The World Crisis of 1914, 1918.
940.2 H878	Hulme, E.M.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Protestant Revolution and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942 H878	Hulme, E.M.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People.
947.08 M449	Mavor, J.	The Russian Revolution.
901 M474	Mehlis, G.	Lehrbuch der Eschichsphilosophie.
947 M599	Milukov, P.N.	Russia To-day and Tomorrow
901-N29	Neeff, F.	Kausalität und Originalität
901-N29g	Neeff, F.	Gesetz und Geschichte.
942 T649	Tout, T.F.	An Advanced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902.22 W138	Wakeman, H.O.	Europe 1598-1715.
947.084 Y21	Yarmolinsky, A.	The Jews and Other Minor Nationalities Under the Soviets.

南開大學經濟學會啓事

敬啟者敝會以創設伊始經費竭蹶幸得各位師長及同學慷慨解囊踴躍捐輸使敝會得奠定基礎粗具規模甚為銘感茲特將捐款人芳名公布於左藉伸謝悃尚祈公鑒

南開大學經濟學會謹啓

陳寶谷先生	3,00
何廉庭先生	6,00
方顯庭先生	5,00
吳國英先生	5,00
吳大銳先生	2,00
李銳先生	2,00
華文經先生	2,00
杭乃如先生	1,00
張麗泉先生	2,00
章輯五先生	1,00
文	
理	
商	
學	
會	
女	
同	
	9,13,00.

Aside from the meeting of new friends amongst our class, we have a new campus to explore, new teachers and the rest of the student body, namely the upperclassmen, to become acquainted with. Thus we are initiated to the members of our class through spontaneous friendships, to our campus through personal observation, to our teachers by attending class. There yet remains the initiation of the freshmen class to the upper classmen. Since this important process was not included in the student activit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I shall make it the subject of my discussion.

While I am writing, my mind wanders back to a scene which I witnessed about a year ago at one of the large universities in Los Angeles. It was one day after registration. And freshmen might be seen walking and talking together, exploring the campus as freshmen will. I might add that there was no difficulty in distinguishing a "frosh" as he was required to buy and wear a ridiculous bright green cap which could be seen miles away. Thus advertising themselves they proved easy prey for the organized band of upper classmen, which, seeming to appear from nowhere, descended upon the freshmen delegation and immediately surrounded it. Then before the bewildered innocents knew what was occurring, they were forced to put their shirts on backwards, roll up their trousers, take off their shoes and in other ways prepare for the "dress" parade. They were then lined up and the parade began.

Around and around the campus they marched, this odd-army of green-capped men and their superiors, the upper classmen. Amidst the shouts and laughter of the whole school, a halt was called before the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where five large letters "F R O S H", were printed with green paint upon the pavement. Imagine the chagrin of the freshmen when they were ordered to scrub the pavement clean with brush and water! Then in spite of tired backs, sore knees and muttered curses, the poor "froshies" were forced under threats of severe punishment to do a "spring dance" upon the lawn.

To end an otherwise bitter day, for the freshmen at least, the whole class, men and women, were invited to a party given by the upper classmen at which time there was a real get-together. All hostilities and malevolent intentions were cast aside and the spirit of friendship and fraternity prevailed; for after all the whole ceremony of initiation was in the spirit of fun and no one was foolish enough to take it seriously.

Initiation day has become a tradition to most of the universities in America. Naturally I expected it to exist at Nankai. I was not a little disappointed when I learned that there was no such tradition at our university. Now, may I suggest that we start such a tradition of initiation of new students beginning with the freshmen class next year? The advantages gained are not only the bringing about of friendship and fraternity between upper and lower classmen but the fostering of a sense of unity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freshmen class themselves.

After ten or fifteen years perhaps the present suggester might be rewarded with a bronze statue in grateful commemoration of his services. But I am not unmindful of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statues: one like that of General Lee which graces our campus; the other like that of Chin Kuei which being daily graced at Yueh Fei's tomb in Hangchow.

I Would Praise This Wonderful Universe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of Hsu Tsi-mo by Liu Jung-en

I would praise this wonderful universe,
I would forget the sorrows of the world,
Like a careless linnet,
Carolling, hopping.....
If she should always caress me like a solacing breeze!
I would my poems flow like clear waters,
And my heart were peaceful as the fish in the pond;
But my heart is now perturbed:
Never again can I write a poem,
O God! whilst thou givest not back her life and freedom!

Life in the Canal

By Florence Yu

It was a lovely autumn day. After supper my friend and I took a stroll. Walking across the tennis court and through the wood of small pines we reached the canal. It was not very wide, nor the water very clean. It ran zigzag eastward and the green willow twigs bent over it from the shore as if they were looking in a mirror. Two old, small boats in which all sorts of things were piled up -- pans, pails, dishes, and clothes -- were anchored along the opposite shore. They were, I think, the home of a family of six persons -- grandmother, father, mother, and three children. The grandmother was now driving four white ducks into the water, whose snowy plumage, red bills and webfeet together with the tiny green waves gave me a feeling of heavenly beauty.

Suddenly the three little children sprang into another small boat; two sat on the prow and the eldest one rowed slowly -- all the time talking, laughing, and singing. We called to them, but they only smiled, one shaking his head and the other with his thumb in his mouth. Their mother, nimble and busy, was preparing supper for them. Now and then, she uttered a kind of peculiar cry to drive from her two disturbing hens. And she always gazed at and spoke to her husband, who was watching a fishing net hard by with a long pipe in his mouth.

A little while after, the meal was ready. Grandmother, father, and the children were all summoned to supper. Happiness was full in every heart. We would stay there forever, watching. But darkness came, and the evening bells called us to return.

The Initiation of the New Brood.

By Arthur Chang.

To most of us freshmen, the first days of school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as days of joy and thrills, filled with happiest of memories. We are all new to the university, being graduates of middle schools throughout China and elsewhere. And what is even more significant, we are all striving toward one goal, that of completing our final preparation for our life work. It is no wonder that friendships are formed so easily, so naturally; for have we not everything in common with each other?

example for the masses and only serves to make confusion worse confounded.

Patriotic demonstrations, suffice it to say, are not an end in themselves. Indeed, when such demonstrations result in lawlessness they are far from patriotic; for nothing pleases our enemy better than to see China in an anarchic state of strife and chaos. In spite of the efforts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still remains unsettled. Whether an amicable settlement can be brought about or not, only time can tell. In dealing with the present situation our government will have to base its policies on the all important principle of safeguarding China's sovereignty as well as territorial and administrative integrity. Students, while continuing to take an active interest in national affairs and keeping a watchful eye 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look farther ahead and prepare themselves in every way for shouldering of future responsibilities. They should, in a word, avail themselves of the opportunities in school and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fundamental aspects of their education.

Physically let our students build up such a robust constitution that they will be strong enough to stand any hardship in both war and peace. It was reported in the newspapers that hundreds of students in the south, while participating in a patriotic demonstration, fell sick on account of the rain and cold. Young men who are so delicate in health certainly cannot be of much use if they are called upon to tote a gun and fight the enemy on the battlefield. Intellectually let our students pursue seriously the study of the various arts and sciences so that they may be prepared to solve China's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We cannot, of course, win victories on the battle field unless we have good weapons. So China is in need of men that will serve the country by inventing better guns and cannons. But this is not enough: final victory does not necessarily go to the nation that possesses superior arms and ammunitions. In the modern age, a country at war has to mobilize all its forces, both material and spiritual, against the enemy if it is to hope for victory. Hence the man who succeeds in developing better agricultural methods helps to win a war just as much as another who invents a better rifle or airplane. The same can be said of the engineer who builds railways, or the social worker whose efforts help to decrease poverty and pauperism. No country, in short, can be regarded as strong in the truest sense of the word unless its national life is sound socially,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Lastly let our students develop such a moral character as will be immune from all evil influences. To talk of honesty is one thing; to be really honest in the face of strong temptations is quite another.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every corrupt official whom we condemn today was once a student himself and was equally indignant in denouncing the corrupt officials of ~~his time~~. It is, therefore, idle to talk of patriotism if one does not have an ~~incomparable~~ moral integrity.

These, it seems to me, are the ways in which students can ~~be~~ ~~pre~~pare themselves for their future responsibilities. Upon the thoroughness of ~~the~~ preparation will depend not only their personal success but China's ~~as well~~ as well.

English Supplement

— CONTENTS —

Students and Patriotism . . . By Chin-jen Chen

I Would Praise This Wonderous Universe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of Hsu Tsi-mo by Liu Jung-en

Life in the Canal . . . By Florence Yu

The Initiation of the New Breed . . . By Arthur Chang

Students and Patriotism

By Chin-jen Chen

The subject I propose to discuss is so commonplace that there seems to be little necessity of wasting any time on it. Yet the problem it suggests is one of which many students still do not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Ever since the occupation of Manchuria by Japan, students in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have been busily engaged in patriotic movements. In addition to the methods usually employed on these occasions, such as the shouting of slogans, distribution of handbills, delivery of street lectures, and holding of big parades, we are witnessing the unprecedented spectacle of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of students flocking to the national capital to present their demands. Some of them urge the government to take a firm stand in the present dispute with Japan; while others advocate the immediate declaration of war. This manifestation of patriotic spirit is highly commendable; and at a time when the country is facing a grave crisis it is indeed necessary.

Such actions, however, have only a temporary or limited value. If patriotic demonstrations alone were sufficient to save the country, the recent humiliating incident in Manchuria would never have occurred and China would not have been so helpless as she is. The students of more than a decade ago distributed as many propaganda bills and shouted slogans with as much vehemence as the students of today. Yet China's internal situation and her international position have been going from bad to worse. I do not mean to put the blame on the students that would be most unjust. What I wish to stress is that patriotic demonstrations do not afford a fundamental solution of China's problems. Moreover, when such demonstrations are carried too far and become lawlessness, they are much to be regretted. The beating of a few government officials certainly cannot help to win diplomatic victories, while the destruction of doors, windows and office furniture is even more childish and unproductive. Lawlessness on the part of any class of people is indefensible. Lawlessness on the part of students is especially condemnable because it sets a bad



本刊投稿章程

- 1 本刊由南開大學出版社主編，凡本校師長同學以及畢業同學，皆有投稿之權利與義務。
- 2 本刊關於言論，學術，文藝，小品，本校新聞等類之文字，均所歡迎。
- 3 本刊文言白話不拘。來稿請繕寫清楚，並加用新式標點，如係翻譯文字，請註明其出處並原著人之姓名。
- 4 本社對於來稿有增刪權，惟預先聲明不願刪改者不在此限。來稿登載與否，概由本社編輯主任及各組組長決定之。一經揭載後，當酌酬本刊。
- 5 來稿請標明作者姓名及通信地址。但登載時如何署名，悉聽作者自便。來稿一經登出，當由本社負責。
- 6 來稿概不退還，惟預先聲明退還者，不在此限。
- 7 來稿請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本刊價目表 郵費在內

	零售	半年(十二期)	全年(廿四期)
校內	八分	七角五分	一元二角
國內及日本	一角	九角	一元六角
國外	五角	一元五角	二元八角

廣告價目表

地位	全頁	半版	四分之一
底頁外面	二十元	十二元	
正文前後	十元	六元	四元

以上價目均按一期計二期以上九扣五期以上七扣十期以上六扣

附則

- 一、廣告以白紙黑字為限如欲改印色紙或顏色者另行加費
- 二、廣告之圖版均歸登廣告家自備如委託製另收費
- 三、凡在本刊登廣告者各贈本刊一冊
- 四、凡欲登廣告者請隨時與本社經理部接洽

天津通成公司

法界十一號路二十五至二十七號

THE TUNG CHENG CO., LTD.

Importers, Exporters, & General Merchants

25-27 Rue Henry Bourgeois

Capital: \$1,000,000.00

French Concession

資本國幣壹百萬元

Tientsin, China

Telephones: 33441,33862

電話：南局三四四一，三八六二

Cable Address: TUNG CHEN CO

華文電報掛號：七〇〇九

Coal Department

Dealers & exporters of all kinds of native coal

Complete transportation and storage facilities

Exclusive selling agents for:

Ta Tung Semi-bituminous coal

Shansi Anthracite

Mentoukou Anthracite

部業煤

代理華北各煤礦運銷煤筋注重出口銷售挽回利權運輸堆存各種設備

完全獨家經銷下列各煤

大同晉北礦務局

大同保晉分公司 清煙炭

山西保晉公司 硬煤

門頭溝煤礦公司 明煤

Cotton Department

Dealers, importers, & commission merchants in all kinds of cotton

棉業部

採運國內外各種棉花

兼營代客買賣

Cereals Department

Dealers, importers, & commission merchants in rice, wheat, flour, etc.

糧業部

採運國內外米麥麵粉雜糧

兼營代客買賣

Correspondence Invited

歡迎接洽